

定襄縣補志

藝文中

廉

定襄縣補志卷之十二

保泰論序

山西書局  
藏

歲丁丑予宰定襄即聞樊海峯先生名其策論未之見  
也已卯夏有修志之役得與邢大夫雲耕為莫逆交  
文之下始悉先生少以道學自期其學問淵深淹貫  
可涯淡嘗為四川青神南充名山平武射洪等縣宰  
官有聲為川藩諸曹所重蓋一時人望也生平著作甚  
富惜散佚不可多得今搜獲保泰論稿若干遂相與採  
輯之其提綱五論與衍宏深可以左右六經其條目兩

山西書局  
藏  
地方文獻

(25059)

定襄縣志 卷三  
疏細針密縷全以大氣盤旋能使本周禮以保泰之意  
曲折條暢洵足使執政思治者有把握焉夫乃嘆有真  
道學斯有此真文章也因載之以公同好云光緒庚辰  
夏五月晉昌宰鄭繼修謹識

論上

保泰提綱論一

樊先瀛

丁泰運者宜急思保泰矣思保泰者亦惟思保民而已  
矣凡所以保民者一如民之自保則保之者爲重以周  
矣保民之道愚酌擬其目有一百二十可稱美又四十  
四可稱善而必以選建鄉官爲總綱蓋民爲邦本鄉官  
尤治民之本得其本則凡所以興利除害爲養爲教實  
可次第舉行而不致託之空言也說命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故圖治者不患法制不詳明患在奉行不實而



奉行所以不實者官惟知制民而不思治民卽思治民而不知因民以治民則雖章程釐定纖悉不遺長官屢出告條徒以粉飾治平而實無濟於民生日用猶之畫餅不可療飢也閒嘗思平天下在與民同好惡而欲周民好民惡之情爲盡好之惡之之實雖竭一己之耳力目力必兼用鄉人之耳目爲耳目雖竭一己之心思必兼用鄉人之心思爲心思誠以鄉之中地近而情真人習而事熟口衆而論公堯舜三代以來凡進賢退不肖皆於左右諸大夫之言未遽信而必參以國人之議聖

門論士歸本孝弟而亦必確有符驗於鄉黨宗族之稱此自古克稱爲民父母者時以民生樂利爲本計而尤有爲樂利之大本者先於閭閻至近至切之地以謀相維相繫之方用民治民而凡所設施悉準民情之同然爲王制之自然卽閒有不肖官司亦限於情與制之所必然而無患其或不然周公之定六官也其屬三百六十具見天地位萬物育實際可謂彌綸無外矣及反復沉潛推所自起實始於六鄉之比閭族黨六遂之鄰里實部悉置官司慎選其人酌以上士中士下士之差等



委任焉乃得舉民好民惡之情悉知之而悉協之治天下如運諸掌也漢設三老五更孝弟力田及嗇夫亭長唐立里正防正雖皆鄉各有官制未爲善漢雜權術猶少近古唐則鄉官便於官不便於民自是以降凡董鄉事者官驅策之更賤於書吏衙役貧有氣骨者固不甘爲富室良善又以避事爲安退縮而不肯爲故多市井無賴鑽研以充斯役而率日夜營營苟苟掩奸護匪以謀囊橐之充以爲風俗之蠹此名爲鄉保而周官之義全失矣宋王安石矜言法古而於民情不能周惟於天理不得通圖其始弗慮其終計其利罔知其害誤解古經謬蒙鄭註本期有益國家而反以滋事擾民人遂疑周官之不可用於後世矣夫周官者天理爛熟之書也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一部周官所由設施而後世執一不通之士何足以讀此書而見之實事也維古與今時勢懸殊法難盡同其理則一得其理斯意美而法良庶幾不謬於古人耳愚擬立鄉官竊倣周官之義而權時勢所宜以州縣官難悉州縣之情而必

以鄉官之切近爲根據猶督撫藩臬難悉一省之情而必以州縣之切近爲根據也督撫藩臬爲統率之官可以云制州縣州縣爲親民之官實所以治百姓而不可以云制百姓州縣不立鄉官則名爲治民而實僅制民也州縣一立鄉官則不敢言制民併不忍言制民而凡所以治民之道自思曲盡也其不敢言制民者凜然於斯民直道之公覺民晷之可畏其不忍言制民者惻然於小人稼穡之艱覺民事之難緩其思曲盡治民之道者日見鄉官爲善於鄉孜孜佐治百度皆舉而爲民父母者苟持衡不平用法不慎作事不恕其何以對我百姓也且三代以上君養民君教民又官率世卿不患於貧知鄭重以存體統其時有司親民者務砥礪一己之志節以獲上心民可得而治猶必慎選鄉官以爲佐治太平之人三代以下民自養民自教又官如客寓率先求富徒苟且以爲身家凡屬有司親民者多巧取閭左之脂膏以希上寵民不思所以治更宜選建鄉官以圖奠安百姓之本周禮之設鄉官也重在責卿大夫之表率故大官事詳而鄉官之事漸以畧後世之設鄉官也重



在防官府之作弊必鄉官事詳而大官之事乃見真簡  
一鄉官而事宜加詳於古者總使民得遂其恒業之生  
得行其直道之公不得少剝削之而或屈抑之則今之  
民不異古之民也蓋自井田封建學校三者相因而壞  
教養止懸空名致民自爲養自爲教即有聰明仁厚之  
主惓惓蒼赤宵旰勤勞而官吏營私互爲蒙蔽民間實  
際情形非得不畏禍而敢言者九重無從覺察即敢言  
者多而事至於敢言者乃言之民已不堪命矣即因敢  
言者而覺察之懲治之不旋踵而其圖利以爲民害者  
仍然如故矣即敢言者屢言之而官吏之變幻百端言  
之者日亦不足矣則求一至簡至易之法莫如依周禮  
鄉官之設俾民各得其望治之心君悉如其敷治之意  
而總不受欺蒙剋削於官吏者則不必制之一一倣古  
而實則君爲養之不聽民自養君爲教之不聽民自教  
以至情通之民即以大權歸之君也人知禮樂征伐爲  
君之權而不知民者天之心君之大權也設鄉官而以  
權予民實天子之以權自予也以權予民者所謂以一  
已治天下則難以天下治天下則易以上治民則勞而



不能周以民治民則逸而得以徧也以權自予者所謂  
用官以治吾民非用官以制吾民一立鄉官而民氣得  
舒民志得洽民情可達民風可陳而大小官吏之賢不  
肖可胥知也且匪特知之而已實能使官之賢者得以  
盡其才學其不肖者亦思效夫循良鄉人奉長官之成  
法長官畏鄉人之公議民順而正則官喜官清而勤則  
民樂百室有盈寧之慶比戶成禮義之風盜賊泯迹囹  
圜空虛而庶得以髣髴黃農虞夏之休黃農虞夏數聖  
人非有三頭六臂也非有奇術異能也亦惟實心實政

處處周匝如水銀灌注無孔不到俾官各正其所守民  
各得其所欲而已漢唐宋明之有天下也皆極意經營  
不無可觀究止屬補苴罅漏而未足語古帝王之化者  
蓋第知禮樂征伐爲權而不思以民爲權其於鄉官之  
設未識周公用意所在皆不克慎重周詳以同好惡而  
得治本則周官一冊徒歎爲聖人致太平之書而以養  
以教縷析條分終莫得入手處豈能徵之實事乎雖經  
學理學代不乏人而治止小康化僅偏隅誰克與成周  
比隆乎後世六部倣六官而州縣各鄉最爲教養根本

定襄縣志 卷二  
之地乃不慎選其人以倣周官至使充應鄉保者率無  
賴之徒如是而欲臻至治卽有周公之才之美亦萬不  
能之勢也

保泰提綱論二

夫鄉官爲圖治之綱則鄉官之建宜何如慎重也是在  
酌其名數嚴其選舉假之以權隆之以禮任勞則養以  
祿祿出自鄉惟其榮不惟其富有功則錫以爵爵秩於  
朝有其名非有其實其未及錫爵者亦加異數以寵之  
其不勝任者則州縣官據公呈黜之俾別舉賢者充補

所謂酌名數者每鄉八百家以上立五老五百家以上  
立四老二百家以上立三老不及百家立一老每老又  
有二里正協贊其宜匡救其失附城郭居民亦以是爲  
差此董鄉事者可杜其偏袒之萌且以備村落畸零可  
分段經理而輪流值日公所公私皆不失誤也所謂嚴  
選舉者由本里紳衿庶民比戶連名公具一呈保舉齒  
高德劭兼有財產者齒尊爲鄉老齒亞爲里正當其未  
舉也州縣官先出示各鄉曰今命爾鄉衆各保舉鄉老  
里正使董鄉事以遂民生以益風化典至隆也苟非其



人不能服衆又何以勝任今將所不准保舉之條預爲  
開示一年不滿五十者一不識詩書文字者一無財產  
者一財產過多富冠數鄉者一祖父家世不清白例禁  
應考者一本身應過書辦衙役各行牙僧及業屠宰者  
一舊有不孝情形者一聽信邪教者一素日聚賭窩娼  
已犯未犯者一侵吞過義社倉及公會銀錢者一素爲  
訟師者一奔走公門說事過錢者一在衙門左右開設  
茶坊酒肆日與吏役交接者一身係文武生充應唱禮  
日近官府者一身爲商賈非係鹽當兩行者一久以和  
事爲名屢次當堂呈遞和息陽冒正人陰作偏袒兼收  
名利者一素日顯係土豪凌壓鄉黨者共計禁條十七  
爾鄉衆其各慎之如有違禁保舉一經覺察即將具呈  
前五名杖責其有在禁條之內仍妄思自應逞巧恃強  
攔阻鄉衆所舉獨不署名者鄉衆稟明某不署名即從  
重治罪仍給牌一面懸其門首曰無恥則悔之晚矣其  
鄉按定禁條實難得人者則舉年雖未老性謹厚而家  
殷實四十以上爲鄉善三十以上爲里才此嚴於選舉  
而凡屬鄉官皆爲正人即以旌別淑慝樹之風聲也有



爲鄉衆所舉堅辭不任者鄉衆必羅拜求允不允則稟官官爲具帖敬禮以延之其山僻鄉村所舉鄉官雖屬謹厚或未能勝任州縣官酌其鄰近村落之鄉官有才學者協贊之又有依山傍水居民止數家十數家則其事附於鄰近大鄉之鄉官鄉官擇其邑之謹厚者一二入使報事焉鄉官經理之一如本鄉毋少歧視凡鄉官裁處鄉事如遇重大疑難者卽具帖請紳衿詣公所以賓禮接之一以表鄉官公慎紳衿皆與聞此議一以備鄉官於典故未必詳明義禮或少變通得紳衿助之庶斟酌得宜也所謂假之以權者州縣於每鄉官授一木印刻曰某鄉耆老圖章使印行一切事宜卽令地保執印文傳喚里中之人傳某則某速至公所公所設立本村寺院內州縣官給牌二面一面書翊贊富教曲全名節一面書崇獎善良嚴拿匪類懸牌寺門左右又給荆棒二條麻繩四丈皆染赤色以備梗頑不服教令者卽刻細送至官鄉官毋許擅責鄉中除命盜重件外一切婚姻田產錢債口舌爭鬪事無大小先擊寺鐘鳴知鄉官鄉官正者正坐副者侍坐有事待裁處者立而聽命

追情節申明曲直既判宜和宜罰總賴鄉官曲爲周全不致入州縣衙門至傾家破產仇怨滋深且或重受刑杖也萬一勢難結局必經官法斷者鄉官爲具詳事迹稟州縣州縣自得所依據易於審理非特素稱訟師者不能舞弊而書辦衙役併不得朦朧作祟耽延日久使兩造耗費財產也又兩造俱鄉官送到如州縣未能卽審鄉官必討明審斷日期牌示暫領原被告回鄉依限早爲送到審畢卽將無事者領還此曲直自有見真之時而無荒其本業之患且免衙役有鎖黑房押班房拘

官店之種種惡狀也惟州縣於極無理者飭令當堂鎖押以俟嚴訊鄉官則聽之恐一領回鄉或至畏罪脫逃難於結案矣事有此鄉人與彼鄉人較直枉者亦不得徑赴州縣呈告必先鳴知兩家鄉官會同裁處萬一勢難結局必經州縣執法者兩家鄉官必合具一紙至公無私詳序其事以憑州縣斷案焉蓋鄉官酌情與理而曲全之州縣執法而直繩之鄉官不許執法是處鄉之仁尊官之義也州縣不遽執法先令鄉官曲全之是愛民之仁重於糾民之義而至察衆好衆惡以用義則物



物得其平而義總歸於仁也州縣思治民而不忍言制民必期於義盡仁至教養備舉則一立鄉官不徒平爭息事而凡所以治民者若何養若何教自綱舉而目張所謂有治人乃有治法也不如是則法制禁令且不行止見所謂刑並無所謂政政皆空名虛文尙何云道德齊禮四字有聖人之心而不能成聖人之治惟其有不忍人之心未實行不忍人之政而已昔者聖門諸賢躬司民社武城學道之化吾夫子重詢其得人單父鳴琴而理者在於父事兄事友事若而人此非鄉官佐治之明徵乎夫自古賢人宰制一邑之道皆本聖人釐定官禮之心况乎易封建爲郡縣天地一大轉關古制爲之盡變上不思所以富之富民得兼并窮民而乃有財主之稱上不思所以教之莠民得煽惑愚民而多立邪教之號惟君相之教養無術斯官吏之貪酷多端奸人得以極其欲正民反不樂其生義輕而利重羣以無恥爲有能恩薄而信寡競以相蒙爲周智富貴奢淫狗食肉而奴衣錦貧賤凍餒妻哭賣而子泣典以致仁讓難言朝士或不及村農盜賊易起匹夫妄敢窺神器則求古



聖人所以平天下之道雖不可拘泥其迹而究必探其  
本源以歸重於鄉官之建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  
之易易此語可深長思之而鄉官宜假以事權也所謂  
隆之以禮者當選舉得人之初州縣懸示各鄉曰鄉官  
經合社公舉或齒德俱尊或才能出眾俾勞心鄉事此  
風化所由成也本州縣實崇禮之爾鄉眾各率子弟已  
成人者肅衣冠拜見每歲元旦各家必登門拜賀平時  
遇於道路皆下車馬拱立以待敬問起居鄉官亦謙禮  
答焉示地保曰地保某聽鄉官指揮謹効奔走毋得遲

延干責示書吏衙役曰鄉官勞心鄉事本州縣以賓禮  
接之其齒尊者尤以養老之禮奉之非辦鄉事皆不肯  
輕至公門每於出入官署時禮房敬爲接禮趨承左右  
其各房書吏各班衙役皆肅然起立如有違者定行責  
革至衙役奉公到鄉必先詣公所稟見鄉官請安畢報  
明事由侍立鄉官命其如票行事毋得滋擾然後退如  
有狡滑需索等情鄉官速即稟明本州縣責革不貸又  
示於鄉曰本州縣尊崇鄉官敬有加禮爲可模範於鄉  
也凡少年子弟一嘯一笑或敢侮之其父兄必嚴飭焉

至有强悍無恥之徒已犯鄉規仍不服網送敢於辱詈者本州縣必爲從重治罪逐出本鄉移居別里州縣每見鄉官議事或訪問其鄉風俗人心必具全帖請不使衙役傳呼及見行禮畢席地而坐州縣稱之曰鄉耆酌獻醕酒一尊於鄉老里正至鄉善里才則州縣與同飲茶尚齒也鄉老里正皆扶杖而來將坐則授杖於侍役及起行官命侍役曰謹奉杖鄉官勤勞六年本擬更換而其至明至公贊養贊教爲眾所敬服且筋力尙健者鄉眾公保於官不容辭退官爲酌獻三爵以祝曰碩德老成桑梓矜式敬祈黃耇永爲鄉則其期滿告退者州縣諭於鄉俾甲長牌頭糾合社公製旌匾稱觥介壽其現任鄉事倏忽辭世者州縣諭合鄉祭奠公助葬儀此非特尙德酬勞亦所以勸新任事者也所謂養之以祿者鄉官每任事一年酌於各鄉寺廟公社田內正鄉官給種數畝其副者准正者三分之二以明養老尊賢之義尤爲其酒食自備決不以毫末攤派公社也雖爲祿無多而鄉官本屬富饒特祿以尊寵之意耳且天下惟義之所在善者慕之利之所在小人爭之鄉官隆以義



不厚以利小人自不思倖其位而任鄉官者皆善類善類各奮其才自思所以出乎其類而生必令人敬死必令人思卽辛勤實甚而治鄉事一如家事固其所甘心也依古以來匹夫受一杯之敬而然諾必不虛公卿被千鍾之頰而殮餐反多素義之與利其感人深淺之故彰彰矣所謂榮之以爵者鄉官任事限滿其賢勞實甚大有益於鄉者合鄉公舉於官詳呈事蹟官爲報上司達部請酌量本身脚色給與品職雖不在選銓之班而以賢受爵此誠人樂榮名自甘勤苦以爲善於鄉之道也又每歲鄉飲之賓卽於各村鄉老中擇其任事多年者舉之任事年月同擇其齒最尊者舉之齒同擇其月日高者與之非膺鄉老概不舉里正非陞補鄉老亦不舉此大典得人而鄉飲之賓誠一方之矜式以視用情用財濫邀寵榮而爲人心風俗之蠹者何如也所謂未及錫爵寵以異數者鄉善里才齒不爲高其係生監則免其科考地方官同學官申送學院俾入場應舉其係白丁願應小試者則免其府縣考地方官同學官申送學院俾入場應試其有膺鄉官而得發科登甲者令於



授官之班先用以其才能素著早爲善於鄉也所謂不  
勝任則別舉者鄉官既蒙委以重任優以崇禮自宜直  
道而行是是非非不畏強禦如有苟且糊塗不敢顯分  
直枉經直者訴之州縣卽爲革退開明情弊張示各鄉  
使鄉官共知警而於強禦者尤加重治罪此戒鄉愿亂  
德而不使土豪得以呈其志也州縣信能慎此八者則  
鄉官之建確有成效而可以保民矣

保泰提綱論三

爲治在於安民安民在於察吏人盡能言之顧察吏之  
條非不詳而漢唐宋明各數百年其間循吏入史傳者  
僅數人循吏不可多得此傳之所以立而治之所以不  
能進於古也用官以察吏而官多徇私反爲吏而不爲  
民此循吏之所以甚難得而貪汚營私之輩亦徒以供  
大官之需索卒歸於名利兩敗也今擬立鄉官爲保民  
而計卽爲保州縣計州縣爲親民之官保州縣乃能保  
民亦猶父母無大病痛得延呼吸之軀命乃能曲護其  
子耳鄉官誠選建得人則必舉舊日州縣所奉行不實  
假公濟私一切侵漁無忌騷擾閭閻之處設法分派責

成於各鄉官一一擴清弊竇州縣較昔少漁數千萬兩  
不等皆不能照前敬奉上司上司自以其清正而無所  
索此小臣不得不廉大臣不得不法也大臣法而小臣  
之欲廉者乃得以遂其廉也蓋州縣之所以不廉者豈  
盡屬本心哉良以一州縣也而有督撫藩臬道府臨其  
上原立制之義本以糾察州縣俾民生得遂民情無屈  
奈六等上司清正者十僅一二去百姓甚遠難吸閭左  
脂膏責屬員甚易得取州縣囊橐而其所借口以取於  
州縣者謂州縣多作弊漁利之處則民猶草也州縣爲  
食草之羊而大員乃用羊以恣飽者也一羊也而食之  
者六家肥可甘瘦亦不暇恤也羊必驅於草肥之地故  
美缺皆題其所謂幹員實則其所謂肥羊也且凡屬州  
縣無論其俸被罰養廉被攤扣則盡俸祿養廉所得之  
數尙不能充應上司以及官常各色陋規之少半則雖  
飲食日用弗克取給甚至前任虧空盈千累萬上司委  
員多方宛轉逼令新任承接不承接則有掉弄之法勢  
不得不因忍遷就至於作弊種種而盡違其筮仕之初  
心矣初心本欲廉而今俾各遂其廉則非特小民安業



而所以曲全州縣者實多舊有州縣自嘲之言曰前生不修纔做知州罪惡滿貫教坐首縣此愚所日夜憂思以求一曲全州縣之法而民病庶以瘳興州縣果愛民如子全清慎勤三字三年大計許合境鄉官同合學廩增附生會知已仕未仕搢紳詳開善政善教實蹟皆親呈於本府道府道申報上司以達於部部即將原呈墨蹟舉奏以候升除此非奸民保官之比乃實有仁心仁政仁聞而君王如與斯民相見升擢確據民事爲衡自較勝於大吏以幾字考語籠統保薦也且此法一行天

子與百姓呼息相通凡茲編氓胥登衽席熙熙皞皞願見天顏天子卽定制巡狩而毫無損於百姓且大造福於百姓誠如孟子所云入其疆而有慶有讓夏諺所云王遊豫而以休以助矣後世察吏之條援據周官而鄉官之設不法周官至使天子不敢輕言巡狩是父母之於子不得一見爲歡不得知其痛楚則惑之甚者也蓋州縣爲親民之官使大吏糾察州縣亦俾其撫綏此民耳據民所愛戴者達之朝廷乃爲真能撫民耳大吏之賢者雖具知人之明嚴考核之方何如順合境民情所

愛戴者之更爲切實乎况乎知人實難而大吏又去民甚遠州縣多互爲緣飾以蒙其上考察非易易耶且夫大吏之不肖者亦實多類矣賢州縣之難容於仕路有言及之而人心胥痛者矣大吏有以默息避怨爲已身及子孫計長久者明知州縣若何作弊而推其本原實有一大吏爲其所憑依遂妝聾做啞省樹許多仇敵又有明知百姓受病而轉念州縣作弊實出於萬不得已遂效播蠶之術名作申飭州縣之詞以要譽百姓實終作苟且遷就之事以曲護州縣斯二者皆已不作弊而於人之作弊不究也至不肖之甚者陽爲稽察州縣陰與州縣分肥明知州縣作弊而佯爲不知但有巧爲緣飾不致敗露者大吏卽喜爲幹員保其陞調而不肖州縣因肆行無忌惟知揣合上官意思回護同寅情面總視官之身家實爲重百姓之身家不足惜顯保民賊而官與官親猶有狐兔哀憐之意名爲民牧而官與民疎竟忘牛羊芻牧之司故於民事不肯見真而率依樣畫一葫蘆也閒有一清廉正直有膽有識見真作事者反前官倒置之案救斯民覆盆之冤上司口不能顯言其



多事心忌其不便於多官尋以他故捏詞降調或勒令告病解印愚百姓卽號咷載道千百成羣而不克攀留此愚所以擬建鄉官俾良吏可展夙抱也州縣得合屬愛戴詳保則或陞或留不得合屬愛戴詳保則大吏窮其故以奏不立鄉官此端不可開恐州縣引奸民以作高遷之計既立鄉官此法卽可用斷無鄙夫而得衆正之心州縣之免官合屬不敢呈告者尊父母官之體統也其保留不保留保陞不保陞一聽之合屬者同民情之好惡也州縣知民暑至可畏民情大可見則必各思

所以自檢而廉吏日多廉吏多則又皆以廉爲官之本分未足顯當時傳後世而必勉勉焉籌其何以養何以教自盡夫才學之所能爲而賢吏日多賢吏多則害胥除利畢興民生可遂民性可復而唐虞三代刑措之休風可以長留於宇宙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之云者必實有爲養爲教之良法不得泥朱註所云我之明德旣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蓋爲政者重三因因天因地因人聖人所云使民者因民也以我治民則難因民治民則易愚擬

立鄉官亦竊窺因民治民之義耳或謂據所云云欲行以民治民之道但嫌掣州縣肘不得行其志恐長百姓刁風愚以爲此時之百姓何敢刁也蓋保泰之世與開泰之初不同初定鼎或姦宄輕生而慮有異志又有司多賢急爲建立功名計自甘勤苦百姓依之如親必專州縣之事權以示威嚴治安久則太平樂享而各重身家又有司多不肖專爲保全富貴計罔恤民艱百姓畏之如虎必防州縣之作弊以安黎庶有司而果志在保民實有經濟也則鄉官正爲其股肱耳目圖治較易而

鄉官之進退又爲其所制依然百里雷震之威權也何得云掣肘有司而全無經濟止思剝民以自奉也則掣肘固其所宜况乎本不掣肘而適爲其股肱耳目有司縱屬庸材但循循長厚與民相安而鄉官輔翼教化自無疑難費周折之事亦不致遽顯其無能耶周禮設鄉官固屬以民治民之道舜典亦曰明四目達四聰泰誓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吾夫子詳稱舜之大智亦惟一言以蔽之曰不自用而取諸人後世不是之思而反曰恐長百姓刁風嗚呼爲此言者豈特不智



而已哉乃貪污官吏藉口營私不仁之甚者也諺云屈死休告狀到老莫見官滅門大知州破家好縣印小民之慄慄危懼甯爲未極與而猶曰百姓刁吾不知其心爲何心也百姓亦實有刁詐者每州縣約四五人多至十數人其餘皆奉公守法無敢多事一爲選建鄉官嚴舉直錯枉之條此輩自水涸石見無所施其伎倆且將貌附正人如蓬生麻中有不得不直之勢爲治者何得因數人刁詐而動云百姓刁耶何不急求治本而使刁者無所用其刁耶孔子教樊遲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帝王化成天下之道胥盡於此

保泰提綱論四

或謂據所云小臣不得不廉大臣自不得不法其說信矣然而積弊已久恐大員仍有不法以及不能約束家人致串通游手三小子擾害地方不能約束書役致種種勒索賄賂將如之何愚曰此弊不難除也既選鄉官則鄉官乃天子徧天下之耳目也鄉官非登仕路無祿無權惟膺尙齒尊賢之典當勞力勞心之任以善人而爲善於鄉助州縣施行教養較之御史言官於各大員

毫無瞻徇忌避較之州縣於各大員不係統屬又耳目最多最真其省上司衙門作弊之端決不能瞞過鄉官天子下一詔曰吾民各愛身家各勤職業各保護其循良父母官誠恐或有不肖大員仍蹈舊轍如某某等項大爲州縣官病又或不能約束家人與其書吏衙役致多方作祟如某某等項大爲四民及兵丁併州縣辦差公役之病自今以始每歲從都察院發給外省各州縣印紙二張限春秋兩季月初三日著天下各州縣合屬鄉官連名具印呈報其省上司有違令新任承接虧空

併攤派勒索州縣種種陋規鄉官卽據各款以報上司有不嚴糾其家人與書吏衙役致作種種勒索等弊鄉官據被勒索之人詳具事蹟以報治勒索者罪不治與者以罪併追還所勒索之數於與者武職有暗減兵數私吞錢糧併假公攤派剋減軍糧者鄉官據兵丁所詳以報凡所報皆據所云云而直達之非鄉官有稽察之司也如上司衙門諸弊並無確據則報曰例所嚴禁未有聞至其省大員果有賢德能興利除害爲其處生民造福者亦著其地鄉官詳具原委以報凡各州縣鄉報



由駟遞至省城鄉官公所即刻飛送駟站達報都察院以聞此天子如與百姓兩見春秋較勝於差官察訪而有賞有罰實能使大吏之賢者益自勵不肖者難少容也且鄉官自言之則爲議上朝廷命報之則爲恤民尤以好問之誠當乞言之典耳或疑大員擬周禮卿大夫之職鄉官擬周禮三等士之職周禮豈輕視大夫而重用士者乎愚曰此不知本末之故時勢之宜又何足與衡輕重矣古時仕路爲義路後世仕路近市路古時設鄉官宜資材於選士後世設鄉官宜尊德於養老以士論則班爵也鄉官差輕以老論則引年也鄉官較重古時詩禮樂之教詳卿大夫多賢故以士承之士者事也奮其才以事人也後世詩禮樂之教廢卿大夫多不肖故以老繩之老者考也謂可以考正也况天子寄耳目於鄉官實能使大員賢者日加厲而不肖者知所警正所以重視卿大夫耶州縣躬親教養之責日夜憂勞以勤求鄉官之輔治而大員信能鼓其力獎其善匡其所不逮宣布朝廷德化使百姓熙熙皞皞永享太平而又儉約自持絲毫無取於下位時戒其奴僕及書役罔敢

作奸犯科乃可謂大員矣或又曰大員爲朝廷所重寄則賢者必多且既任之則不疑之今欲使鄉官齒德之尊申報大員所爲恐非敬信大臣之道愚曰所謂大臣者談何容易也孔子於大禹之聖再稱無閒總以儉勤兩字括之爲後世帝王鑒特語意渾淪若止贊禹然帝王皆師勤儉而大員顧可忽耶百姓男女大小終歲勤勞蓬頭垢面血汗滴滴饑也而忍之不食寒也而忍之不衣錙錙銖銖少有蓄積僅可以供婚娶喪葬吉凶弔賀萬不得已之費偶有水旱饑饉則稱貸豪富變賣田宅甚或典妻賣子骨肉分離其悽愴哭泣之情幾於石人下淚而所謂大員者毫不知覺或一箸之需至數金一衣之費至數十金一娛耳悅目之場至數百金自以爲天降我福人也既不能儉決不能勤不勤不儉百弊皆生以云具臣猶不可尙何云大臣也則令鄉官報其所爲誠不容緩矣大員亦實有賢者爲朝廷所可敬之可信之爲小民所焚香而祠祀之然必得鄉官詳其事蹟以報乃不致珠玉雜於糞土麟鳳混於豺鷄且自古聖人於五等諸侯必親爲巡狩凡以爲此民耳後世因



古法已壞不敢輕議巡狩而欲勤求民隱則不得不責成鄉老以報大員事蹟一如天子親見斯民耳天子以百姓爲本又何得以敬信大臣之說繩之也又有難之者曰一法卽有一弊弊自法生卽生於用法之人今據所云重用鄉官得實行教養則其所經理一切事宜必有銀錢米穀等項又舉州縣侵漁之處設法分派責成於各鄉官此輩保無見利心動統同作弊乎大小官皆有俸祿養廉猶多作弊况此輩無俸祿無養廉吾恐其作弊之更難言也愚曰無患也大小官皆自求功名罕

有再三徵聘之事故大半因利達起見作弊者十有七八鄉官皆人稱父老膺於萬難推辭之際其本心皆里閭爲善作弊者百無一二州縣恃居上之勢其作弊也百姓敢怒不敢言又聞有大吏爲護身百姓卽白之而無可白徒自敗其身家性命且作弊之處惟書吏衙役與聞之愚民不能知其故此尤易於欺罔者也至鄉官則上有州縣官糾其成稽其弊下有合鄉耳目之有所私取則許人人訐發既無威權又畏多口其何敢作奸乎况舉州縣舊所漁利之端而責成於其身州縣肯

容其作奸以自肥乎難者又曰如與州縣協同作弊奈何愚曰無患也設法之初即便照社會經費榜示之例每歲夏冬二季將所管銀錢米穀出入存貯若干逐一開清張示公所及通衢令地保鳴鐘沿門請各家來觀出入賬目及現在存貯實數鄉官對眾親筆書曰某等於公項毫無假借挪移並無用公錢以爲州縣祝壽賀喜之費書畢跪焚神前鄉眾年長者三人各奉一觴以獻率眾拜謝而去又每歲州縣到各鄉親查令鄉中比戶連名具保結一張申明其鄉官並無虧空如無合鄉保結則必別舉鄉官俾舊任事者一一交代清楚有虧空必變產賠補除正副鄉官盡產外仍令鄉官之同牌者賠足夫鄉官本饒財產又以白髮星星與夫古希已半之人身被尊寵之禮名重婦孺之口誰肯獲罪神人以同州縣作弊也州縣官數年即去後言或所不恤而鄉官詎肯於父母桑梓貽唾罵以傳聞於子孫乎限期未滿而每年偶無保結即行交代清楚作奸必露露則必補與州縣分賄而獨自盡產以包賠全數又或累及同牌此計利者所不爲兼以身被尊寵而作名利兩空



之事固絕無之情也一人利令智昏而同事皆隨之尤情之絕無者也况乎選舉慎於厥初本皆鄉黨自好之人而蓋理惟酌其通法乃防其弊法既防其弊效自有其實州縣而能慎建鄉官也則若何養若何教鄉爲見真之地鄉官乃見真之人此民情好惡所由協而泰和得以永保矣

保泰提綱論五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有仁義禮智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此語至孟子乃發之欲人充性善之量爲學大人之學也至語堯舜之道一則曰孝弟而已矣一則曰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論伊尹則曰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夫曰孝弟道邇而事易也曰仁政按名課實而綱舉目張也曰使必實有其所以使曰思必早備其措置之方而非泛云胞與爲懷也此語亦至孟子乃發之欲人知盡心之學而必爲

切究其根抵乃覺累聖相傳之法之不可易也是故因  
充虞之問而嘆曰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至以正人心自任亦猶孔子在陳思歸以裁狂簡之意  
矣孔子夢見周公不得爲東周猶得見周禮至孟子時  
諸侯併去其籍周官隱而不見致北宮錡有班爵祿之  
問迨乎漢興周官乃出觀姬公之定制卽見堯舜之仁  
政歷代治平天下之經燦若日月而二千年以來身任  
治平者或誣爲成周理財或疑其設官太多卽或見其  
爲聖人之書取義理易解者用之酌時勢可行者準之  
而鄉閭爲圖治根抵之地實心性之所見真孝弟之所  
由勸仁政之所由起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爲  
君爲相爲師儒之所尤深思而熟計乃不慎於設官至  
使正人斂跡而奸匪得以舞詭隨之智周官具在則曷  
不一取而按之耶夫事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必欲  
強以相同此拘墟之見也其宜於古而卽宜於今者不  
得舍而他求此準繩之師也古聖人所不可幾及者過  
化存神天地同流殊覺擬議皆窮也古聖人所必宜追  
摹者飲食教誨羣黎徧德自有程式可循也以古法爲



易行則不識古人用意之深後人何事能如古人以古法爲難行又不知古人立心之樸古人何賴有後人今而擬建鄉官也從平實切近之地想見古人立心之樸作周詳慎重之計漸求古人用意之深凡興利除害爲養爲教確可見之施行而不徒托諸空言者約其目有一百二十而一百二十目中有久飭通行而聞一行之旋即廢棄者有名爲通行而實皆不行者有久飭禁止而實則通行且日以滋甚者有名爲官禁實則官開者有名爲民利而實則官利反大爲民害者有顯爲民害已成久習民皆各吞聲飲泣而受之者有官作弊而吏役因以滋事者有吏役作弊而官府難以覺察併官府爲其舞弊者有或視爲無妨而實則可成大患者有多視爲太平樂事而實則禍害胎元者有托名寬大而實以養成奸匪者有明知爲大害而有所畏避不敢發露者有目爲平近笑爲拘迂鄙爲瑣屑而實則必據以爲本務者有多疑爲夸大而實則日用切要之不可離非敢比能先聖者有盡視爲難而果按實遵行必有成效者有視若成效而實則尙費經營者有宜雷厲風行即

爲改正者有宜委曲布置需以歲月者有宜預謀安放之地而乃爲裁正其人者有宜發其本然之天而俾自樂於循法者逐條各爲擬議胥期有美無疵此固一立鄉老里正而確可次第舉行也然而鄉老里正猶有勢所不能周力所不暇給才所不能逮學所不能通則州縣與鄉老里正尤必慎選鄉中性情古厚有才學之人不拘年齒但可稱爲俊傑則舉之使效所長分爲若干司酌其差等錫以嘉名俾與鄉老里正交資互濟鄉老里正各經理一鄉總管庶事諸司又經理數鄉專管一事約其目有四十四皆於百二條目中或循其根抵而培養之或補其未備而詳明之或慮其睽隔而會通之或緣其質直而文飾之或暢其性天而鼓舞之或拓其規模而廣大之或因其恢廓而精實之或理其紛紜而約束之或防其懈弛而警策之揆之於天度之於地準之於四時謀之於鬼神考之於歷聖通之於萬物逐條各爲擬議胥期盡善無憾而此四十四司者亦如鄉老里正慕榮名以爲善鄉閭官多不必以祿勸也而十室忠信亦舉無或遺庶易以教不能也通計二者條目共



一百六十有四愚所竊爲擬議每條必推其本原窮其究竟籌其設施計其成效一一筆之於書少者數十言多者數百言至數千言文成數萬名曰保泰條目疏而總以建立鄉官爲綱領設鄉官則事事得以按實也不設鄉官則事事止屬空名也鄉官必假州縣之威命以安閭里州縣必假鄉官之才能以成富教知縣欲知一縣知州欲知一州舍鄉官而圖治平猶滿屋散錢不歸一串未能計其多寡安得謀其措置也猶千萬甲兵并未編爲隊伍何以鋪排營陣也又如治屋者不築固其基趾則樹垣墉架棟梁塗金碧非不成大觀而傾危則無多年月也名爲知縣實不知一縣名爲知州實不知一州其所事事不過比錢糧審訟獄稽盜案詡詡然自爲能員至實爲民興利除害謀養謀教則概無聞宜乎治事而事滋煩不勝案牘勞形之苦極其所長止一刀筆之老吏刑錢之幕賓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州縣親民者皆如此所謂大員者其事可知也惟慎選鄉官可實行百二十美四十四善則州縣知州縣之責實重難以勝其任矣大員知治州縣之責愈重大員更難以勝其

任矣州縣能按條以表率鄉官則成真州縣大員能按條以表率州縣則成真大員如是而弗克臻久安長治之休者未之有也蓋州縣爲親民之官擬古侯國封地則凡籌養籌教以保此民者必周詳慎重求合先王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雖古今異勢法宜變通而天理人情則萬代不易一言以蔽之曰與民同好惡而所以同民者先於閭閻至近至切之地以謀相維相繫之方凡王制之自然悉準民情之同然此愚所以擬建鄉官竊倣成周官禮之遺經思普堯舜斯民之實政也夫官禮之經必本於睢麟之意此理人盡言之奈講理則精而又精緻治則疎而又疎心極愛元公手定之書目不識聖人起化之處舍規矩以求方圓置律呂而審五音烏乎其可也愚賦質魯鈍兼以學業不廣何敢云肩天下之重而名必責實事必探本謹按孟子所云爲政必因先王之道而酌保泰之略統計一綱百六十四目釐爲三卷草藁數易用以時自考課恐或出身加民無所依據也倘有大人先生逐條詳核教以不逮則愚幸甚實天下蒼生幸甚



保泰條目疏上

第一詳明戶口鄉官挨戶給印紙格式如一令各戶書其老幼男女及奴婢佃戶年齒併昏字已未與夫子孫在家出外習某業書訖綴爲一冊三年則更之此戶口核實以重民數不比從前地保串通吏役但索規錢草率捏報也

第二周知貧富戶給一紙令書有宅幾院房幾間地基畝分若干四鄰某某其有田共幾畝係幾段每段屬某區名四至某某計畝分若干委係硃契或典約其有隱匿少報者查明罰入公社濟貧米五斗其無田者書田畝無無宅者書借住租住某人房幾間書訖綴爲一冊三年則更之此貧富周知而鄉官乃斟酌事宜有據也第三保甲可嚴行以擬族師聯受之法保甲昉於周官顧王安石行之而民擾王守仁行之而民安者得人不待人之分也惟不得其人而徒責之吏胥地保反以滋事故州縣多不奉行閒有行者亦徒爲一時之具文旋以息矣今設鄉官董之則奉行得實而奸盜自無所容且同一保甲委之佐貳吏胥則弊竇百出類於秦人之

連坐任用鄉官則以民糾民乃合周官聯受

第四讀法皆樂聽以追武城學道之風讀法久視爲具  
文奉行者十僅一二百僅一二卽行亦草率不成禮體  
又僅長官行之於城而不行之鄉卽長官偶飭行於鄉  
而董事者皆承辦衙門車馬夫差非齒德可以服衆之  
人經理不得其宜又孰從而聽之且素無富教之術而  
徒以讀法聳鄉人之聽其誰樂聽焉今設鄉官富教多  
條具詳於後奉行著實乃舉讀法之禮每月朔鄉官具  
帖請里中老者及紳士併各學生徒與夫正人之善音  
樂者皆盛服至公所鳴鐘擊鼓恭懸

聖諭廣訓陳設俎豆稽拜成禮乃推紳士聲音宏大者  
申講焉講畢命善音樂者鼓之使童子善詩詞者歌之  
其所奏之樂毋雜入淫聲樂器輕浮曲調其所歌詩曲  
皆鄉官早爲延請能詩古文詞者學古忠孝賢良可以  
勸世事蹟編成詩曲參以土音使人人易曉共計若干  
篇呈於長官長官爲潤色之卽飭鄉官於每歲正月燈  
節前恭請正人之善音樂者率童子日夜肄歌聲以感  
化風俗人心至舊習所唱燈節陽歌皆狂夫狡童穢褻



聲容嚴行禁止此聲足感人家傳戶誦而讀法時自熟  
習成譜易以動聽而人樂來觀也又歌詩畢鄉官隨舉  
里中近事一二條颺言於衆曰今某如何孝弟如何謙  
讓如何勤儉公直如何和睦親鄰某家婦如何苦節賢  
良某家子弟如何馴謹醴厚此吾鄉人瑞也可愛可敬  
謹書事蹟表示公所此以月旦之評啟人爲善而梗頑  
者庶知羞愧恐聞於長者之耳矣

第五燒鍋可實禁而沽酒種菸亦節制菽粟自如水火  
之足燒鍋顯有禁例實則無處無之且日以滋甚者何  
也每州縣燒鍋數百口少亦百數十口州縣官於每口  
鍋索銀十兩上下不等年年爲例換一官則較前有加  
是燒戶奉官以燒也卽無燒鍋之地亦車載騾駝以運  
之關門重徵稅銀酒舖徧於鄉村是販賣者奉官販賣  
也男女少壯嗜飲者日以多賣酒家日以增燒鍋所爲  
有加無已而且日夜不息也統計每年所收之粟燒鍋  
幾耗三分之一至黃酒雖不在禁例而嗜飲者日以衆  
造賣者日以多統計一年之粟又耗五六分之一夫天  
地生物何如其難也酒之所耗乃若此其易飲酒必治

肉菜一夫每酒之需實耗舉家八口一日菽粟之費卽貧民亦蹈是焉其敗德滋事且勿論宜乎偶遇饑饉米價騰貴而流離死亡者載道賣妻鬻子者成市雖議蠲議賑萬不克保全併豐收之地亦因轉輸數百里以外致本地米價高昂而貧民之餓死者無數也依古聖人之世不無水旱爲災而所恃以無患者三年有一年之餘九年有三年之積此平糶之法也今設鄉官嚴禁燒鍋俾州縣不得引以爲利大害可實除焉黃酒則定例不許開酒館非實係農民不許造賣凡願賣者皆買之農民農民亦不許聚金合夥開設酒店以邀羣飲以備興販併飯鋪亦禁帶賣又示酒禁之法無故羣飲有誅喪弔葬送飲酒有誅尋常賓客往來飲酒有誅有飲酒於市者杖八十醉卧於道者徒三年又酌飲酒之宜凡冠字昏娶賀喜祝壽迎風送行酒以成禮及鄉社歲時伏臘酒以合歡官爲開示明限飲杯不過三巡過則鄉官稽之罰入公社濟貧米三斗惟孝養老者祀先飲福無定數此節費而卽導人以義路禮門也禹惡旨酒書垂酒誥其旨深矣至於草之種所耗地畝不少實無益



於飢寒而男女老幼皆習之計一人吃烟之費過於其  
鹽醋茶水計一家八口吃烟之費盡可以給一日薪菜  
之需故賣烟鋪戶遍於通衢小巷自少時竊聞諸父老  
我

世宗憲皇帝曾爲禁止而恨未得見確據也總之承平  
日久極欲窮奢先舉其大不檢而暴殄天物者痛懲之  
尤舉其貧富通蹈男女一轍者重戒之則菽粟可足水  
旱無虞而議蠲議賑且無庸又何至屢有開捐之例也  
或謂米價高昂諸物騰貴因承平日久生齒漸繁所致

非關耗費之過此不知本而妄言者蓋天地生人生物  
止有此數不過一治一亂迭爲循環一盈一虛遞爲消  
長全賴有人裁成輔相堯舜以來可觀矣人與天地並  
號三才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立也古聖邗隆之  
世其生齒決不少於今而菽粟如水火之足者實因裁  
制得宜而節流與開源並重孟子食時用禮四字雖聖  
人復起不能少易也但革弊不可太驟必定限年月俾  
財力已用造物已成賬目未討回者得結局以不至折  
本乃可全其身家性命焉

第六賭局可盡除而貲財性命得保全娼盜自無萌蘖  
之生賭博顯有禁例且有自詡其地無賭風者而實則  
無處無之男女多蹈之至省會府州縣城市更有甚焉  
者蓋官爲倡之官爲縱之官且從而利之卽官爲嚴拿  
重懲而佐貳及吏役實掩護而重利之也官與幕賓官  
親賭官與屬員賭此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凡好賭者皆  
據爲話柄而毫不知恥也官卽不好賭而宅門以內無  
不賭之官親長隨官不能禁又何以禁外人也無不賭  
之轎夫官皆明知之而且謂藉是以使之羣聚可以一  
呼早至因之衙門左右多開設賭局毫無忌憚者皆以  
轎夫爲護身符也轎夫利衙門左右之賭局而凡城市  
鄉村又皆佐貳官及書吏衙役串通作奸并地保藉爲  
營私之地所以竟日終年賭局不息至演戲會場徧布  
卽夜靜更深猶燈火照耀呼么喝六甚至光棍包來婦  
女彈唱招致四方賭人引誘良家子弟於村外空濶地  
面搭棚數十日夜賭錢名爲耍錢會有延至兩三月者  
村中父老心惡之而不敢與較州縣官或悶悶焉不之  
知有知之而佯爲不知者以首賭牽連每年可漁利若



干故明示禁條而暗則縱放也閒有賢吏嚴刑重懲親  
爲查拿已有人早露消息不可拿得其所拿得半屬赤  
身無衣之輾轉市井者而實際賭博花居大爲民害之  
徒仍然作祟此賭風所以盛行而破貲財戕性命壞廉  
恥以至爲娼爲盜終歸於隆冬不掛一線也今設鄉官  
董之舉一切賭術如鬪牌擲骰押寶搖盒鬪雞場鷓鴣  
圈蟋蟀盆之類及造賣賭具者不惟嚴拿送官重爲懲  
治且設法以辱之斯賭風可實除而保全多矣

第七本鄉地畝易核實使之均平而必重懲夫奸黠鄉  
官示於鄉曰今奉長官命宣示鄉衆舊有種地溢出硃  
契外者限至幾時自爲核實呈報公所退還地鄰如隱  
匿不報一經丈明除將所展退還地鄰必罰其地三分  
之一以入公社義田悔之晚矣此則地畝均平不至強  
者長而弱者短且可免奸黠者有地無糧善良者反有  
糧無地也又每丈量地畝必據魚鱗冊通區清丈俾各  
家樹立界石有私移界石者則治以罰例

第八外來男女速報明恐其失所而且或陷於下流鄉  
官每見外來男女必稽其買自何地何人及姓名年齒

男爲奴則限以十九歲主爲婚娶女爲妾則申報月日其爲使女者限以遲至十九主爲擇夫正嫁不得賣作待妾有違則罰入公社義田銀一百兩仍稟官追回婦女另行正嫁又何有販賣人口之奸徒與夫打演優伶娼妓漁利者乎

第九四民分註其籍無常業者另編書則游民可使無鄉官於詳戶口之後舉士農工商分爲四冊其非士非農非工非商至上無片瓦下無錐立者不得不轉移執事以給衣食其正氣貧民肩挑負販傭工作役另書一冊以備有急則鄉官爲盡撫恤之計其游手好閒親族屢次提攜不起猶妄思依人生活者另書一冊鄉官爲勸戒之使其勤於作苦凡官功及富家有事鄉官保舉俾着實効力可給日用不用命則鄉官鞭之不受鞭則送官重懲之總欲曲全其生計也

第十一夫詳核其踪有醜行者別住宅則匪人早知恥鄉官於編保甲之初查有男涉盜行女蹈娼流人所共知者另編游牌開明姓名事跡懸掛通衢戒其改過自新如再犯必送官重懲移其房舍於村外置之又書其



門曰有過問者鄉官不齒焉所以做人知恥也

第十一裁演劇止夜唱戒淫戲可以節濫費而遏邪心  
鄉村戲會春祈秋報按地畝人丁牲畜攤派由來已久  
而漸以加增耗費滋甚皆好事者爲之村衆無奈依從  
爲其以敬神爲名實則人圖快樂非敬神之禮也今令  
鄉官酌減之大村每歲戲止一臺中村則二年一臺小  
村則三年一臺每臺戲止三日有謂神戲誰敢減則諭  
以一廟一獻戲多則瀆神已甚有謂某廟與某廟該減  
何廟之戲則諭以各廟分年獻之有謂某行與某行該  
減何行之戲則諭以各行分年獻之至村東村西各立  
戲臺亦諭以東西分年獻之其有好事者無故引戲班  
登臺謂之亮戲有因事酬神以獻者謂之願戲有富貴  
人用以賀喜祝壽者謂之樂戲概行禁止夜戲不惟多  
費且易啟奸盜之釁可禁絕之至所戲有淫穢不堪者  
優人極意形容人爭覩之此蠱壞心術實甚如偶演此  
曲鄉官稟官即舉社首地保及戲子各笞五十更有彈  
琵琶唱小班聲容盡屬淫豔鄉官絕其入村焉夫梨園  
雜劇後世盛行不知壞許多聰明子弟耗許多錦繡羅

綺古聖時無此風也鄭聲之淫猶惡其  
之曲更淫於鄭聲乎聖人言作俑者宜  
舉世呼爲三郎又何怪乎

第十二禁賣藝絕雜戲驅流娼可以杜  
賣藝如舞拳棍弄鎗刀耍異方雜戲如  
跑馬緣繩弄猴耍熊以及打花鼓鳳陽  
落之類鄉官概禁入村至流娼有容留  
罪地保房主皆坐蓋流娼較賣藝雜戲  
於鄉村者爲土娼緣土棍爲包主正人  
於大道店鎮者爲馬頭娼緣宅門及佐貳  
按名索月錢有娼寓多至百餘人者正人  
其流於京師省會者爲窩子娼亦皆衙門  
管街道之兵丁按名索月錢以致比屋居  
正人更不忍過之也必責在鄉官乃能掃  
第十三野有荒田必爲讓而雕文刻鏤戒  
查驗荒田屬某戶卽罰入公所義田銀五  
做焉至雕文刻鏤虛飾美觀枉費心力徒  
啟奇技淫巧之漸也必飭鄉官重戒之



閘板則必使渠長有水地氣通暢旱則易引河水以來而閉閘使灌足澇則洩田水於溝而開閘使流去此不拘拘於井田形勢而實得其溝洫之宜聖人稱大禹盡力溝洫厥旨深矣今之通渠灌地者但計一方之宜但救一時之急皆因民自爲謀而官不爲通盤計算使之審原委度高下謀蓄洩以成一勞永逸之圖以普遠近高低均沾之利也所以灌地同於洗面惟經界之不高封水不能環田皆泛流於河惟渠數之不多不灌田而渠卽乾惟開渠之不深閘板之不設澇不用水而水偏易至旱急需水而水難引來上恐下流之洩其水勢下恐上流之壅其水行此有餘彼則不足彼得利此則受害民之爭渠如爭性命訟告紛如其破費財戕軀命者比比也至天或淫雨山水湧至橫流泛溢又寔因人與水爭地使河流不深不廣上無多渠以分其流下無多渠以殺其勢以至壅塞橫騰而淹房屋漂男女者且極之數百里也今設鄉官各鄉既實有董事之人州縣則宜思水利之普水害之除勤民要務莫逾於斯萬不可聽民自爲謀而忘大人勞心之誠焉或謂據所云高田

下地必通多渠以廣水利而除水害總不使水泛流於河滂乃放歸之利誠普矣而天或淫雨河水泛漲水患恐不能悉免愚曰治渠必使之通利其洩流自易又治渠必兼治河使之深而廣不惜人之功不爭水之地即淫雨暴漲開閘洩流亦實能容之而又於流沙壅高之處早爲除平其流自如矢發而馬馳何所泛溢爲害試觀從前受水大害之處皆因人與水爭地使河並無身其勢必至泛溢而又無多渠以分其勢有渠亦平淺適以引河之遍地漫衍也或又謂欲通多渠又必深廣竊恐廢田多而農畝少愚曰諺云填塞一眼井涸乾十畝園輕重大小人所易見又何疑余之言也且多渠擬古溝洫之制溝洫兩旁必堆高土土皆滋潤近水一邊可樹桑栽柳爲用急而成材易蠶可以得其養薪不必入山林近田一邊可安瓜種豆又安有廢地也井田地少於阡陌而利實多阡陌地多於井田而利實少人自不察耳至臨深以爲高每區地如城池可守習坎以成險限戎馬使不得長驅畝數清而丈量自易經界正而爭占無虞易所云地水爲師容民畜衆義尤至深遠也



定縣志卷二 卷三  
第十六渠長按地畝推殷富擇端方不得假名世業以  
苟且漁利蓋開渠之初其首事者原地畝廣多家費充  
裕又慮事公平人因推之爲渠長使其灌田居先其後  
子孫貧無地畝乃因之以爲利則作弊多端俾渠不得  
通暢實廢其先人之功也今設鄉官俾慎擇渠長以通  
水利不得假名世業致敗公事

第十七河工費帑項無算得鄉官而河流易知欲除東  
南水患先修北方之水利流賊耗軍餉甚鉅得鄉官而  
賊氛永熄欲免奸民不靖惟在窮民之得養

第十八義社倉儲見真實一時之困乏可援義倉輸自  
民而貯在官社倉輸自民而貯在鄉其初本爲善政而  
行之不善義倉則吏胥舞弊社倉則社長作奸併社倉  
有留貯城中者絲毫不便於民徒以滋奸人之利而長  
官亦因以侵漁焉今一概徹底清查總其成數按各鄉  
戶口多寡分貯責成於各鄉官庶得據本初所立程式  
以實行給救貧農之政

第十九富室新輸別積貯永世之公私皆足捐納本非  
善政出於萬不得已實原自漢晁錯之建議因小利而

誣大事救近急而忘遠圖三代上無此風也今當因弊  
救弊以圖之猶醫家因表症甚急必先治表症乃可謀  
治裏症以施培養元氣之方而因表救表即姑爲寒以  
寒用熱因熱用之濟也蓋有國有家者患在不均不安  
均則無貧無貧故和和則無寡而安安自無傾自井田  
制壞貧富不均每當貧富相懸已極之時則必防其易  
生事變今承平日久貧富相懸已極矣富者漸富皆取  
之貧民一巨富之所積實因買賣錢債利息以致百家  
萬家之脂膏添肥於一戶又實能得官而出身加民以  
榮其祖宗父母甚至視官舍爲鋪口而思圖十倍之利  
因之富者愈重財輕義除長官逼請土豪侵凌外其於  
親戚鄉閭之貧乏罔思撫恤有如楊子之一毛不拔者  
此富者日爲貧者之怨也貧者漸貧貧者且漸多諸物  
騰貴五年較五年有加十年較十年更甚而貧者仍思  
效富者之窮奢極欲此日窘之勢見富者極欲窮奢而  
愈重財輕義則更痛其無衣無食折利債以益富者之  
囊橐此日相忌之勢以日窘而放辟邪侈無不爲以日  
相忌而有隙可乘則思戕之以甘其心此貧者實爲富



之賊也富爲貧怨貧爲富賊此川楚教匪得以滋事其  
嘯聚成羣者教匪止百分之三四貧民幾九十六七觀  
於教匪之富者不樂從則貧者戮其全家可見也貧富  
相懸其害不可勝言川楚一事不惟遲延歲月傷生無  
算至舉數十年所儲蓄一舉而空之自來用兵未有若  
此耗費者而賊匪雖幸已撲滅貧富之相懸實甚府庫  
之存貯仍虛愚故云表症甚急宜籌因表救表之計以  
期公私皆足有備無患也蓋同一開捐也而貯之在君  
則君足而民仍不足貯之在民則民足而君無不足而

因民起見以開捐又不致富民實得官止許富民藉以  
入正途功名而至於民勸民輸則捐輸者乃真樂輸而  
不比官吏之迫民以樂輸也今設鄉官令勸鄉中富者  
捐義監無庸到京到省鄉官爲具印結於本州縣州縣  
申文報上達部以請給照一如京監其捐除一百零八  
兩以外毫無花費并無庸地方官再出印給可免衙門  
需索數十兩之費又令富室子弟久習詩書文義通順  
屢考取覆未得入泮不甘捐監者鄉官具印給令捐銀  
一百二十兩州縣官同教官准其取具廩保保呈申文

學院作爲義生不得稱生員不入科歲考之例許本學申文學院送本省錄遺鄉試又凡捐班已得官而家仍殷富者或更有加者鄉官按其原捐之數令義輸四分之一凡正途出身而家計豐饒者鄉官酌其力量勸輸義銀聽其自寫若干兩毫不相強其有富而好禮樂輸以急公者鄉官率衆稟官以旌高義以上五項所輸之數皆鄉官呈驗州縣官官命鄉官具領以貯本鄉公所名爲義庫其有鄉係貧苦捐輸甚少且並無捐輸者長官則酌取各鄉之輸多者以移貯之使皆按戶口而均平焉凡所存貯二分爲備義田義學之需併爲撫畜極貧之計一分俾頗有田產不能饒足者具領給借每年八釐出息不上一分限於年終本利交清以備軍需長官不得挪移借用是乃公私皆足之道愚所謂因弊救弊者也

第二十各鄉廣置義田以恤貧困無依之民義社倉儲以備民之有田而拮据一時者春借秋還加一分出息歲歉則減息之半大饑則全減止加耗米已舉濟困之政矣而猶恐困有難濟惠不能周因廣置義田其置義



田之銀已詳於第十九條鄉官又酌民之田多者勸其輸公必奉官旌之其種義田之法鄉官酌民之無田而行正者雖曰肩挑負販傭工作役一家不免飢寒使其種義田給分一半其一半則貯公所備用

第二十一每村設立義學以育忠信可造之才鄉中貧家子弟其父兄不能供給讀書者敬稟鄉官擇吉入學行禮登記號簿備書生年月日時及入學之期又立課程一冊某生於某月讀何經講何書寫何字帖已行文未行文某已清通某可成章鄉官時察之其房屋墻垣

床棹及日用器具逐一檢點妥當視如親子弟焉義學生敬禮鄉官一如事父師焉鄉官四時敬禮學師一如其家之延西賓焉義師授徒必嚴不得仍蹈舊日義學虛名之習焉至請師束脩則大鄉五十金以至七八十金中鄉四五十金小鄉亦不下三十金總期於必得良師使師無身家之累而專精於教授也所請之師必延科貢及優等生員尤先舉本邑寒士之文行兼優者其荒疎老病及兼圖別業不專功名者不得舉坐此席鄉官舉義學一切事宜呈報州縣州縣於每年二月一課

義學師又每於到鄉時親爲敬禮則師道立而善人多矣且義學教法端由西席而學規必立自鄉官鄉官稟命州縣以立學規使各鄉條教畫一條教雖多總期於主敬存誠實務在人倫日用必學爲有用之人不徒以文章見長又於朔望日習禮歌詩使易變化氣質則教術端而成才大矣

第二十二鰥寡孤獨重憫老幼無告之窮民

第二十三殘廢癡愚思補天地生成之憾事斯二條皆鄉官確查其無人依養者酌義田所積以恤之義田所需尙多不能盡給二者之費則鄉官又糾其本族本宗及同甲同牌之有力者俾人人義不容辭則事屬易舉况物各有能在於因物付物瞽無目者最善音樂聾無耳者不忌火炮瘖者可無虞機密之洩破者可使守門戶之嚴總之天地間無無用之人鄉官各量其所能使亦自營衣食則生皆易遂又何有沿門乞食以至哭送爲僧尼道士也

第二十四冠禮飭通行則成材易鄉官先使士大夫家行之以爲民倡俾鄉人知不行冠禮殊失教子弟之道



自皆樂於遵行矣行冠禮者鄉官則示於鄉曰某爲名門其子弟某已成人公等宜敬禮之

第二十五婚啟嚴格式則大禮明鄉官示於鄉曰婚啟不在文飾在於嚴明男女兩家啟必用合同啟內必詳開籍貫三代及男女外家姓名併本男女行次及生年月日時與夫月老係某某聘禮若干數如少有糊塗恐滋後事殊失大禮其各慎之

第二十六婚嫁區其等喪葬定其數乃能示儉儉美德也而空文示儉究無益於世宜先於婚嫁喪葬之大端明示限制也蓋婚嫁喪葬原爲大事而過奢則因之敗家致一蹶而不能復振今承平日久奢華更甚即貧者本不欲如斯而爲俗所囿亦勉強行之何能不立敗乎今令各州縣據貴賤之等而核其風俗按其土宜立之章程以儉爲主不使過限過限則治以無等之罪庶富者不復以張大爲榮而貧者亦不以惜費爲恥矣雖葬親宜從厚亦必稱家有無貧而厚葬則鄉官重誠之至富人又必諭以弔賀親戚之儀不得過若干數願加厚者可別送助金不得入禮簿之數俾主人異日難爲答

禮也至主人待客筵席亦酌從其約按四時分上中下  
三戶定某等戶宜若干品毋得過數過則鄉官誚其無  
等即有大殷富者力能加厚厚亦不許過奢過奢則鄉  
官譏其誇富非以厚客長侈風者實此人也則富者誰  
肯以多費貽譏乎

第二十七高下殊服色良賤異衣冠所以示義衣裳取  
諸乾坤冠履準乎天地故冠服者章身之具即明義之  
準也今承平日久人樂法寬而漸至無等前有禁外省  
乘車僭用朱輪之議禁示甫至人爲改色不數月而僭  
仍如故者惟不得其人以行法制故示禁終屬空文也  
今詔鄉官令遵行定制凡士農工商與無常業之人以  
及書吏衙役長隨門卒皂隸樂戶優伶各爲別衣冠殊  
服色令人一望而知爲何等此聖人許子產使民以義  
之道也又定某貴物惟某等人乃得用如某色人概不  
準此示義即以示儉之道也有違則鄉官稽之不聽鄉  
官者則送官懲之鄉官少爲曲徇則鄉中正人得以別  
舉鄉官自不得不按實奉行又何有僭擬朱輪之不克  
禁止乎



第二十八限民命田酌其宜不使長豪富偏肥之漸漢董仲舒思倣井田遺意特上限民命田一疏而不得其人以行之今設鄉官詳戶口知貧富則奉官命以示於鄉曰凡家有十口水田限以五十畝水不能灌者限以百畝瘠田限以二百畝如過限再置則入公其本鄉田地過多凡置在未限以前者勿論但許其變賣毋許再置其富饒實甚本鄉田地已多又於山阜之地去鄉數十里及百里以外廣置數十頃至百餘頃者則許山阜鄉村之鄉官核實報明於長官凡鄉民租種其地者減原租之半其不願收租者則照原買價減半令山阜鄉人買回承種其富商大賈有在千里及數千里外利債折算收買田地至數頃者則許本邑鄉官核實報明於長官照本邑富饒收買數十里及百里外山阜之地例其有係官地旗地者亦不許富人同商人合謀租種以圖厚利必令鄉官擇其鄉之貧乏者分種之但鄉官保其租銀毋致短欠如歲歉則減租三分之一大歉則減半焉此均貧富之一法不致貧民無所依着而古制少爲髣髴也

第二十九按年考行定其評可實孝廉方正之科四條  
讀法內已思擬武城學道之風而月旦有評人人啟爲  
善心矣又以上諸條皆爲富教而設人自樂於爲善矣  
又令鄉官於每歲正月吉日懸示榜文曰吾鄉某如何  
孝廉某如何方正謹臚事跡宣示通衢以旌善人凡我  
鄉衆敬效之此則婦人孺子亦知名而賢者益以自勵  
聞風自好者日以加多積之數年乃可實舉得孝廉方  
正不似從前用財用情寡廉鮮恥以邀寵榮而大爲人  
心風俗之害致鄉童有不孝不廉不方正欺人欺天欺  
祖宗之謠也

第三十孝子節婦係寒微全憑鄉閭評題以旌善自來  
請表節孝皆富人多費貲財自本地方衙門至上司書  
吏處處安點必到所請何能盡實且閒有大不合而子  
孫驟富爲之朦朧邀寵者至貧人孝行苦節合鄉皆知  
反無旌獎其何以勸善今設鄉官令於鄉中貧男女實  
有孝行苦節可嘉者鄉官率衆稟於州縣其事跡一一  
詳於鄉冊州縣申文請旌毋使本家有一錢之費富民  
有實際節孝者亦照此例決不令破貲財以入大小衙



門也

第三十一 卑男賤女思向上可助邊荒耕織以圖新凡例禁應考名色與夫行之不潔著聞於鄉者在本鄉則子孫雖有賢者亦難振家聲其人果有向上計後之心力能移居鄉官勸其移居別處而有貧而無依思以向上者鄉官爲勸衆輸助可徙邊荒耕織以圖正業此移栽樹木使得成材之道也

第三十二 賓興大禮各處乃得通行鄉飲重典匪人不得倖進

缺

第三十三 男必正冠父師謹端嚴之教

第三十四 女毋冶容本夫立靜正之綱斯二者皆防微杜漸之義實修身齊家之要鄉官明示諭條貼之通衢使人人早知微其或男不正冠則鄉官明示其父師女或冶容則不可明言但示於鄉曰近日吾鄉男子有不能立靜正之綱者吾不忍明言其各自思之

第三十五 道路之由分男女而由徑蹊田者必爲罰鄉官於路之左右分樹高竿各示明牌曰男由此路女由此路有違示者名無恥則男女自必遵之至由徑一事

雖不比井田時大有關係於風俗人心而統計一條蹊徑騷擾農畝實多不過眾人分受不覺耳且有一二家重受其害者今設鄉官於舊所趨便之徑立竿掛牌示以再由此者罰入公社義田銀五錢不遵罰則送官其誰敢犯禁焉此所以懲見小欲速不恤妨人而止圖自便也

第三十六歇店之客稽去來而鄉議禁入者不許留鄉議所禁已詳於前又令店家逐月開明號簿某日住客某某係某業自稱來於何方去之何地其號簿必用鄉官印逐月鄉官查驗一回令歇家存貯三年毋致失落失落則罰入公所義田銀一兩此不惟鄉議所禁不容留而一切踪跡可疑者併使歇家盤詰以防姦宄且以備年餘月餘或有異鄉所查問之人向來佐貳官亦飭歇家開明號簿但用印印過行之月餘索得店家錢數百則官不復檢舉號簿不立矣今設鄉官俾店家無官索之費而必實有稽察

第三十七遺物路拾勸奉還以旌尙義古稱路不拾遺談何容易而究有由勉強而幾自然之道焉鄉官聞知



鄉人有路拾所遺者即使地保傳知其同甲同牌宣示一紙曰貧富在命非分之物不養身家天所賜與則可安人所遺忘則難受况所遺之物有關係人生死性命者裴晉公山門還帶位至三公此正人必爲天所佑也卽爲物無多於失者不爲損而得之者究有何益徒令人譏其見小徼兒女燈前話柄自好者諒不爲之公素稱正人今舉所拾送至公所待有尋問急爲奉還人孰無良失而復得豈有不思報謝者且思等旣董公事必率失主及鄉衆以尙義二字表於尊門傳之後裔如遲至年餘無人尋問則斯物公之物也敬送歸此條關係甚重可潛移默化偷竊之風也

第三十八竊賊初犯爲曲全以冀更新愚民本屬無知又或年少無人教訓偶爲飢寒所迫見小而忘恥以至竊取他人物件失主跡之鄉官必勸諭失主毋使聲揚念其祖父世好又確係初爲物小則置之勿論以示寬容物大則鄉官爲稽明送歸而行竊者鄉官必於無人之地切責之卽歸家亦不以告兒女總欲曲全此人冀其更新也向來捕役於大賊則不敢拿於小賊則利其

供給而縱之使行竊每於良人初試狗偷者則多方需索併累及親族貲財又肆其狼威永依之爲衣箱飯袋遇有案件遂徑至其家甚而辱其婦女則偶一行竊者雖改轍而終不免禍害也今設鄉官曲全初犯倘有捕役敢因以作威者鄉官鞭之仍網送至官治以喪心無恥誣良爲盜之罪

第三十九市井割掠敢縱橫可制其窩留之主每城市地方多有管街道之人容留賊匪割掠行道衣包物件而省會尤甚京師城內外則更有甚焉者實因管街道之官亭與堆房兵弁因以爲大利而分段容留故割掠一人物件旁觀者雖明見之而不敢聲言一聲言則賊匪用利刃割人口唇管街道者佯爲不知甚至認定面貌必伺至城外無人之地暗戕其軀命則便颺去此其所以得任縱橫而行道人屢受其害也今設鄉官稽查街道如有割掠之徒即刻鎖拿送官其在何街道割掠卽治管何街道官及兵弁之罪則市井賊匪可除矣

第四十海洋盜匪無忌憚可稽其發難之由海賊習於海道在水則難制徒勞而罔功出水則易制不勞而可



獲其捉獲之法全在出海上岸羅買口糧及市買物件之處審其情形本易拿獲而竟有不能拿獲者何也地方惡棍奸商衙役及武官微員兵弁之徒貪其貿易之物可利有數倍十數倍因爲多方曲護任其往來城市而盜愈得善爲彌縫令人再三窺測決不能識其情形識其人者必與爲作奸之人而與爲作奸之人因與作奸日久事件實多關係身家性命終不敢少露消息者自護則必護盜也有護盜之人使其往來城市熟悉地方情形此盜所以易於發難而難爲撲滅也此等原委本地人知之者實多顧知之而不敢言以已非董事之人也卽言之而亦無益以終有官人爲之彌縫也盜得無恙而言之者反受禍且異日受盜謀爲禍者之偏烈也今慎選鄉官可稽其發難之由使盜無所容於城市惟從其上岸買糧之處識其情形而急拿之則海盜自息矣其自息者何也盜依水奪利而無糧則難以爲生盜劫重貨爲利而不能賣則毫無所益此遲至年餘必斃之勢也

第四十一 婦女絕其焚香入廟如有違者鄉官責其家

長及本夫

第四十二尼姑禁與僧道接禮如有違者鄉官逐之出寺斯二者備觀古今多啟奸淫事件不可不慎而僧道難以作奸淫者必藉尼姑爲引線尤不可不慎也

第四十三墳墓禁芻蕘之跡地下亡人得魄安如有違禁鄉官必鞭之至牧放牲畜必罰其牛馬羊之主

第四十四嬰孩免暴露之屍本生父母無心痛人之生也如苗長大誠非易易其年少夭札者幾十分之七八其得以成人者如苗之叢生十僅留其二三也而天施地生父養母畜其死亡者不可不恤愚民無知或於其死也則棄之曠野卽本不忍棄之曠野而貧無地土亦隱忍爲之今設鄉官於義田中別置瘞嬰所則屍骸免暴露以體天地好生之心而其父母亦免隱痛矣

第四十五迷失子女急盤查送歸本主律有久留迷失子女之條好善者不敢輕爲留養恐累及身家而奸人或因以滋事又致子女不得其所今設鄉官奉長官命如有迷失子女至其鄉則鄉官爲保護之問明履歷速送於本主



第四十六道路僵屍速報明保全葬處凡報明者經官  
驗明例爲給棺以葬而葬後無人經營或致暴露棺骸  
或至泯沒痕跡今設鄉官時爲保護則死於異鄉者亦  
得安魄又向來官驗路屍吏役多方需索地保攤派公  
社以致死屍此地移之彼地此鄉移之彼鄉自設鄉官  
則除具棺埋葬外不使公社耗費多錢而僵屍亦免倒  
移之苦矣

第四十七行旅多方調護庶無離鄉之苦各鄉具有公  
所凡異鄉人有因事來者拜謁鄉官鄉官爲籌畫之使  
其便易早結有事係與本鄉人相接者鄉官使本鄉人  
讓禮之有實係正人偶爾困乏甚至偕妻子逃患避難  
鄉官問明履歷併思所以濟之凡橋梁有損壞道路有  
不平率衆速修之有係大道津渡者命水夫渡人限以  
車止若干錢馬止若干錢毋得多索又於公所設備茶  
水使行路者夏得以解渴煩冬得以避祁寒焉

第四十八逃亡確有稽查可無漏網之虞保甲嚴行奸  
盜本無所容又於歇店號簿稽查至寺廟爲各鄉公所  
尤鄉官所日檢舉之地則逃亡之獲易易也

第四十九遠遊僧道無根據不得借化緣賣藥以沿門  
閭僧道本少正人遠遊更屬可疑非本寺所難容卽行  
乞之改樣甚至有妖人用藥迷引小兒者恐其借化緣  
賣藥以作奸前事固歷歷可按也故鄉官必禁之  
第五十盛壯丁男非病災毋許假因貧行乞以入村此  
防奸盜亦以懲游民也

第五十一邪教妖言不得作保甲嚴行有人邪教者其  
同甲同牌必出首人已知所畏矣又以上各條多壽富  
教之術衣食足而禮義明誰其聽左道之回惑乎蓋左  
道皆啟於好利之心人之好利輕義者多則邪說得而  
中之其因貧以作奸者倡爲可得福壽並來生可以富  
貴之說始則貧人從之後則富人亦引入之如遇官吏  
作弊民不堪命乃更簧鼓其衆以至於無忌憚也今設  
鄉官多方條教俾人無好利輕義之見而官吏無復多  
方作弊則邪慝不萌矣顧雖正教昌明之日必爲防微  
杜漸之圖使鄉官每歲示於鄉曰左道惑衆者必有誅  
其各慎之

第五十二頑夫梗化可回心人至不齊問有梗頑已甚



多方不能感化嚴父師亦無如何甚至大干名教其父母又或以止生一子不忍置之死地鄉官爲率衆屢鞭之屢誡之如不悛則使其父母置之別室僅免飢寒鄉官爲嚴查之諭其父母無復姑息則梗頑庶可同心也蓋梗頑之所以不悛者雖責之亦不懼惟懼一死而又明知其父母決不忍之惟鄉官處以不輕不重之法介在半公半私之間斯梗頑可化矣

第五十三商賈絕無賴之騷擾

第五十四農圃免強橫之竊取二者皆以無游民故也而尤必鄉官示於市曰無賴騷擾卽刻緹送至官以憑究治示於社曰有犯農社禁約者公所必罰之蓋無賴強橫之輩衙門吏役無所利之凡農商正民不屑於較又避事惜費而不敢與較設鄉官則閒有匪類亦藏踪匿跡矣

第五十五暮夜輪巡更之役而暗號遞變擬軍機捕盜於已然不如防盜於未然巡更一節地方官間有飭行者亦行不數月卽行亦僅行之城關而村落第虛設規格卽飭佐貳官行查適以開借事謀利之端又紳衿農

庶皆輪役而書吏衙役之家其子弟皆借口公門以免斯勞此決不行之勢也今設鄉官董之按甲牌輪流巡夜誤則有罰其巡綽之法除鳴鑼擊柝外鄉官隨時變易設一暗號如有盜賊則暗號一鳴合村皆驚賊人不能逃遁又示於鄉曰凡夜行者必以燭無燭則高聲告巡綽者曰某因某事來遲如外村人有急事來某家者巡役送至某門某門不納則鎖送公所至行道之人形迹偶有可疑即急爲拿送公所天明審問

第五十六春秋習禦侮之能而有勇知方在教術春初農務未急人慶燈月元宵秋末穡場已畢人樂報賽神祇因此餘閒鄉官選壯有力者若而人童子有英氣者若而人分爲兩部壯者印錫一紙曰鄉義童子印錫一紙曰鄉英敦請善武藝者教習之演排局陣社鼓催鳴傲古忠臣義士奮勇疆場曲折演武畢飲以酒各一杯命循少長之序皆坐爲宣講兩條一條使通曉兵法者爲講說武經三子中簡要之語及古來名將戰勝之策總諭以兵貴變化從心不拘定法乘天時審地利得人

心將在算勝而不肯恃勇輕生乃足爲三軍司命兵誠



簡練而不必人多勢衆實可以萬夫莫敵將與士卒同  
甘苦則人人効命兵惟紀律甚森嚴則事事成功兵運  
用以隨時自無難克之敵兵舍命而不惜乃獲全生之  
福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養兵在官倉猝不能  
驟敵練勇在鄉有急則可保全詩咏豈免野人爲公侯  
干城此語實有底本文王教化武備蓋與文治兼修也  
男兒掛得封侯印方是撐天住地人公等勉之一條使  
敦詩說禮者諭以兵在親上死長而重信義凡信義不  
立者皆爲利之一字誣之若能打破利字看得無信義  
而苟圖生命苟全富貴者到底不保其生不保其富貴  
徒以喪心無恥背君親被萬人唾罵貽臭千年其有信  
義者雖一時人視爲苦楚已極而本心無憾視死如歸  
卒使愚夫婦無端歌泣百千秋焚香廟祀後人皆時覺  
其凜凜有生氣也公等識之直是誦聖人一言曰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第五十七嚴禁造賣春方淫曲春方戕人性命淫曲壞  
人心術惟設鄉官可實禁焉

第五十八嚴禁攜帶烏鎗小刀烏鎗爲打生靈者所用

定縣志 卷三  
謀害鳥獸術甚不仁至攜帶小刀恐偶因氣忿致成命案兩敗俱傷惟設鄉官可實禁焉

第五十九市井懸禁鬻之條一準王制王制所言不粥於市者實有摶節愛養敦篤倫理之意宜酌定條目俾鄉官宣諭之

第六十商賈嚴詐飾之罰如設市官鄉有市者鄉官示曰凡鋪戶賣給人貨物必開明實係某物長短輕重若干數價若干加印字號圖書貨物如有假飾經售得者鳴之鄉官即按價罰入公所一半此鄉官即擬古市官

也

第六十一奸商不得圖積以居奇貧人不得利折以圖富

第六十二無開小押鋪剝此窮簷賭博既實禁小押鋪自少而尤恐貧民之物當戶不容則小押因以爲利其利謂之大加一每百錢僅給九十已扣除一分利又每月按三分行息限以數月不交息不回贖則鋪主變賣此實串通衙門吏役而爲之者也惟設鄉官稽之則可禁矣



第六十三無邀聚金會類於賭局聚金會名色不一設  
計多端總大有益於會主而隨會者則有贏有輸此賭  
之別名限月日爲之而較勝窩賭者之日夜以繼也而  
既賭輸贏則受害之家多有因以一蹶不復起者今飭  
鄉官併此會禁之但示禁之日必諭以會主及早爲贏  
得者其該佃還會銀若干一一清還於未得會者庶無  
致苦樂不均也

第六十四官鹽有定價毋令奸商低昂假奉公之名以  
圖巨富鹽商有假奉公爲名頓增高鹽價者蓋奉公一  
萬彼可得數萬故樂於爲之也而剝民實甚惟使有定  
價毋許偶增則奸商之技窮矣又賣鹽一斤不過十三  
四兩民以官商不敢與較併使鄉官稽之以期足稱  
第六十五駟站可清查勿致貪官剋減吞夫馬之費以  
累閭閻各州縣駟站夫馬多不足數至交代則估以馬  
之價值其夫馬日費官實侵之遇上司查驗則馬可移  
柵夫可頂名必以規禮應之而其不足於用自不得不  
累及民間也惟設鄉官令合屬鄉官會同檢點駟站夫  
馬必使足數閒有不足於用之時乃攤派各鄉助辦

第六十六車戶騾夫過異縣非軍差不得奉官拉用起脚爲生本皆苦命之人全借此以養父母妻子而吏役作奸每於長官行動早數日即以拉車馬騾爲名一概拘之官店使其自備日以聽差役草豆較外加倍脚戶與錢若干即行放走甚至日月常拉用假票爲嚇索使長走某道者每年規禮幾兩即免日月常拉閒有大差仍不免不過支應短差不致苦於長路吏役因此致富者有之凡應差脚戶所得脚錢本較公雇減十分之二三而官長之家人長隨又爲剋減俾僅敷每日食用以供千百里外重役至使車壞騾瘦再難攬脚流離異地變賣車騾赤手還鄉舉家爲之痛哭惟設鄉官凡衙役稱官用車馬者必於鄉官處驗明票紙鄉官爲估價照常聽脚戶自願承攬立寫文約不許短價分毫則脚戶得以保全身家矣至閒有軍差甚繁即僅給日用使脚戶奔走數日脚戶亦心甘之但足用則不許再拉鄉官爲稽之以明示於行道脚戶吏役如不受鄉官稽制必稟長官責革更有大道州縣拉用車馬並不給一錢甚至終年常拉索得銀錢即爲放過否則留住幾日使聽



差此官及上司吏役皆串通者如責在鄉官則大害除矣

第六十七關門隘口護行人非稅廳毋許勒索錢文關隘之地設立武官原使稽察匪人以護行旅也近來關隘等處不設稅司而兵弁稱奉官索稅凡行客併非商賈載貨者皆限以每車錢幾百每騾錢幾十此公然爲行旅之害者也今飭鄉官禁之卽實有原分稅額而既不設稅司則額亦無多顯係本初武弁借以充囊橐也可除之又設立稅廳之處有索稅行客者並無貨物名爲酒飯錢多則幾千少則幾百幾十並不空過所索不遂則稽留竟日行人無奈依從今使鄉官護衛行客客至立刻驗明行李無夾帶貨物則速爲送走稅廳不得勒索

第六十八辦差夫馬按行官明額數民急公而不至過苦州縣接送本省大吏按鄉里出夫馬民本難辭而大吏偶不檢舉則跟隨者甚多希圖需索規錢且有詐冒跟隨者多至倍蓰所需夫馬已令地方難堪而地方吏役又因之舞弊攤派更不可言如大吏慎選跟隨數毋

使多明示州縣俾無詐冒長官卽令鄉官按名給辦吏役何能作弊也至傍大道州縣除支應京官出使及外國差使外一概外省大員往來卽單車匹馬鄉官例不給應州縣自不得一一苦派民間以濫爲逢迎也

第六十九官衙費用依價值發實錢民奉上而不至難堪凡官所日用係某鄉所產之物係各鄉所共有之物向來衙役執票下鄉令某村地保交納某物若干有發價一半者有全不發價者地保又因之舞弊今設鄉官按票所用爲之交納當日卽發清價值毫不攤派閭閻

第七十官司無行戶之索向有本州縣日用令按行支應者有稱名土產敬供上司令鄉戶攤派者今設鄉官令鄉官諭以各行免支應賠苦各鄉戶免攤派作弊

第七十一經紀減牙用之錢斯與行戶原相因以爲民害者也外省州縣多限以某行交納某物有發價一半併不及一半者有稱爲發錢而延久終不發者因之各行經紀多索牙錢而難爲制也今設鄉官諭各行辦用官物皆發現錢各行戶宜較市價酌減一二分以明親上之義卽無現錢亦寬限止一月如不發則鄉官爲請



發給隨諭各行經紀牙用較舊減半如多索則稟官責  
革但官用減價一二分惟州縣官許之以上官員則必  
依市價恐行戶之難堪也

第七十二長官不復壓請富戶不復迫打樂輸請富戶  
本非官體至有假辦公爲名多方辱之嚴刑責之使其  
必自稱樂輸者尤難言也今設鄉官示以明禁則州縣  
不復壓迫矣

第七十三長官不復借貸舖戶不復仇怨商民商人有  
贖本者外省州縣多行給借告劫應允則卑禮之不應  
允則含怨至因事以凌辱之而使其耗費更甚今設鄉  
官示以明禁則州縣不復行借助以結怨於民矣

第七十四絕佐貳官含羞取利佐職衙門多本地匪人  
日夜往來每於堂批一事冀兩造皆漁其利不肯十分  
低昂以正堂其錢多者雖本曲而畧爲周旋之其錢少  
者雖有理而少爲抑之其秘訣云原告被告一箇樣花  
了銀錢都好看今於每事令鄉官具實稟明州縣則佐  
貳之詭隨無用矣又其甚者或離城駐紮通衢大鄉每  
夜有娼婦幾十及百餘人者卽通吏役按月索規謂之

定縣志 卷三  
臭錢今設鄉官逐盡流娼又何至忍而爲此態也

第七十五杜吏役等倚勢作奸鄉官不能結局必經州縣斷者鄉官已稟公報明則原告被告卽同鄉官到城鄉官保其審時必到吏役不得私行鎖押審遲則鄉官催問之審畢則理直無事者鄉官領回又何能以作奸也

第七十六徵米收銀可無額外侵民之患錢糧定例加一二三而州縣靡不額外徵收有多至加二加三外者至糶米尤浮收實甚有交米一石費規錢一千外者民苦之而不敢言今設鄉官俾鄉人各報明該納銀米若干數於鄉官鄉官驗其足數卽協同其鄉數十家交納於州縣官如有吏役需索則鄉官爲正色以拒之

第七十七常平倉穀可絕於中取利之端常平積貯本以爲民而今則無益於民反借以剝民總爲官長之利藪胥吏之奸緣併市廛狡僧者之所營私也今設鄉官於穀貴減價發糶之時使各鄉貧民分日給買而富戶不准其來又星夜稽奸商之賄載則實便於民矣於採買補倉之時鄉官爲按時價分鄉採買不得仍舊按糶



分派每石止給錢一半有餘而交時又反浮收也當宜  
出陳易新之時出則按糧分領鄉官爲率各鄉人分日  
領之驗其所領足數併不領十分惡爛之穀其紅朽已  
甚者另量貯一所待出清時令各鄉富戶按糧分領之  
此出陳無由作弊也入則按領數以收鄉官爲率各鄉  
人分日交之驗其所交足數不使浮收至地下所餘之  
穀令各交戶收回倉斗毋得霸占此易新無由作弊也  
非設鄉官則大弊不除

第七十八書院義學乃無空存名色書院爲作人之地  
創始者實費苦心近來書院有作爲上司公館及署印  
官舍併牌匾碑記暫爲卧倒者有名爲崇儒而實私其  
戚友舉不通生監延入師席者有名爲書院師而延入  
衙內訓其子弟俾肄業生童赴衙領題月課者有併舉  
富民捐助銀兩交付當行出息月給生童膏火官爲收  
回自用捏報上司者今命鄉官核實經理合屬分作八  
隅每隅經理一年一年之中一隅又分作四班每班有  
數村鄉官逐月輪流經理凡院中肄業生童名數月課  
等第分給膏火逐一登記併稽查學長有無作弊及生

童之安分不安分者每新爲延師必會同合屬鄉官公舉科甲中文行兼優州縣不得私其本籍戚屬一概上司及署印官不得暫假書院爲公館此設鄉官而書院可無廢也至舊日義學所延之師多不可言其鄉官概爲斟酌更換與新設義學一例俾實有作人之效焉

第七十九議蠲放賑乃可實救生民蠲免本恤困加恩而官吏或假一奉公名色令民按糧石攤派若干費一設鄉官禁止官吏自不再萌此意矣至偶遇偏災放賑生民命在呼吸而官吏或滋病多端總思剋減剋減則謀遲延惟設鄉官則如遇放賑州縣自急速會同鄉官辦理得實而命在呼吸之窮民庶可延喘也

第八十無地方官捏報豐亨每州縣分作東西南北中爲五區令鄉官各具實報雨雪多少及水旱偏災州縣卽據鄉官印結以申報則草率捏報之弊除而民間疾苦得以上聞矣

第八十一無捐納人假稱清白捐納有例而身家不清白者多賄通吏役以出印結今設鄉官非有鄉官用印保結則不許申報庶假稱清白者得息矣



第八十二訟棍無所施其技土豪莫得逞其威

缺

第八十三獄犯免典史禁卒之非刑勒索流民免攜妻

帶子之異地飢寒

缺

第八十四庶人在官給以祿祿出自鄉必嚴鄉人保格而京師部院厥史尤必需學校之材且可以慎選微員末職自井田制壞庶人在官者無祿非僅一代卽書辦給以紙筆之費衙役以工食六兩併其一身衣食且不足尙何云仰事俯畜而又爲顛頭簸腦曲腰跪膝於尊官貴人之前偶一觸怒則詈辱及之箠楚加之如是而

欲其不作弊種種決不可得也此輩亦有人心亦說廉恥而忍而作弊種種至於滅天性玩王法花面機變詭計多端不顧其首領不恤其後嗣而但有可以索賄之端則雖於親戚相關朋友相繫靡不思爲勒抑以肥其囊橐者情勢然也或謂所給額數明知不足而此制相沿已久者蓋因其各行皆有需索自足以養身家此正依山燒薪傍水食魚之比卽依古制給祿而此輩仍需索如故前代早知之矣愚則曰此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者以其近俗情而違至道姑爲苟

且遷就之術其後雖多設防範而弊益滋基本不正源  
不清而欲比唐虞三代之隆盛徒爲飾說耳蓋所謂正  
本清源者凡作弊之地早爲防微杜漸俾於天理得其  
正人情得其平而決不少與以借口之端古聖在官給  
祿視農爲差之制實有精義豈有古聖而不如後代之  
聰明者後人惟恃聰明斯舉古聖之良法胥壞矣後人  
不恃聰明則古人之良法可思矣夫法惟不與人以借  
口之端乃可執法以責人而彼亦思所以自責卽不思  
自責而至執法者責之縱置之死地彼亦無少含冤此  
天理之正人情之公決然而無疑者也且周官所云府  
史胥徒者皆獎其才能之謂故於每官限以府史幾人  
胥徒幾人俾人各効其長官悉符其用原於鄰里鄩鄙  
擇其才具明敏性天樸實者任之非如後世所用皆游  
手好閒不肯作苦凡正業之民恐其入而僨事甚至行  
汚名賤鄉黨不齒乃入公門以求一家衣食之資如此  
而欲絕其不作弊猶引賊入家而時防其行竊也况正  
班供役之人已足於用又副名者許多被副名者果何  
爲也副名者思以作奸而又有掛名富戶不過點卯到



堂彼掛名者果何爲也州縣吏役已難悉數至各省上司衙門書吏有致富至數萬十數萬者將所分管州縣據爲世業私相典賣其作弊更不可言雖官員亦受其勒抑需索而其紛華勢利人人稱羨故州縣猶不以入衙爲貴而省會庸人則以書辦爲第一流人也京師書吏較外省似知畏懼而實則作弊雷同且更有甚焉者總皆因無祿實予以借口之端而又選擇無方匪人得藉以藏身也夫各官予之養廉嚴爲考察猶聞有玩法舞弊又何論此等人乎此輩舞文玩法實甚衙役舉良法善政逐條皆足以害人雖好官亦多被朦朧諺故云清官難脫猾吏手而凡士農工商之正民皆爲其誣陷朝廷其諭之刑賞亦爲其所顛倒遲延此孟子庶人在官祿視農差之言可深長思之而鄉里選舉不可不嚴也今設鄉官令於其各鄉中慎選明敏壯健實屬謹厚者必同甲同牌連名公舉以充本地方壯快捕三班要役其辦給公事外使專管本村各項事一切詞訟不許別鄉役人承差凡鄉官稟報州縣州縣舉示鄉官者皆責其奔走州縣官按各鄉所舉分派輪流值日非值班

之日者又其鄉事完給即使歸鄉聽鄉官指揮不許在衙有公中急務州縣乃使值日傳之如依舊貪索銀錢謀害鄉人則鄉官使同甲同牌公呈革退號爲匪人宣示於鄉勒令移居別里如止不勤於事則第爲革退而已其公而勤者六年之後鄉衆爲給匾曰正民其所舉名數則大鄉舉一人中鄉兩鄉舉一人小鄉三四鄉舉一人州縣酌其名數僅足於用毋使或多多義給以祿俾足養身家三班之外一切人役併佐貳官各吏役仍照舊例聽無常業者自充之不在保舉給祿之數蓋三班實係要差不得其人則滋事害民全在此輩也得其人則治事安民亦在此輩也以本鄉之人治本鄉之事則公事易理私事亦不致誤又進退由鄉給獎由鄉加以視農之祿自無忍爲惡之心與敢爲惡之勢也又捕班較壯快爲卑以有賊犯改轍充役名爲緝捕者仍使照舊充役得悉賊之情形但不在保舉給祿之數凡州縣除三班外其概不在保舉給祿之數者可舉三班舊日額名工食若干酌量分加之此均平之道也既各加工食則雖不在保舉之數而入衙應名亦必由鄉官印結



申明履歷如其倚勢肆行謀害鄉黨則鄉官具稟即行革退至皂班用刑不惟恐嚇百姓併恐嚇三班其情勢甚毒其索賄尤惡故舊日副名者甚衆今飭州縣俾額外不得加一名如妄緣附名則鄉官不爲出印結決不能充役至其用刑或仍舊日惡途因索賄不遂謀以傷人州縣偶未覺察鄉官必爲具稟革退又茶夫轎夫守門人舊有稟明州縣造賣詞訟格式紙索錢若干今飭除之兩造詞訟格式皆於其鄉官公所印板攜紙自印之各省市道司院及京師各衙門之役去民較遠未遽能騷擾閭閻止在衙因事作弊其人在官審之其爲害在官制之皆仍照舊例給工食不在保舉給祿之數而其當要差者亦必據鄉官印結申明履歷乃准充任如倚勢肆行謀害鄉黨則鄉官具稟革退勒令移居別里且州縣爲根本之地既已布置得宜使民醕訟簡則上司衙門皆事少而舊日許多副名之役自以無所利而辭退其充應正額者以工食不能養家亦易於城市之地兼圖生理上班則使其子弟經營下班則自爲經營之不得專靠公門吃飯也州縣衙役其給祿與加工食

者以事煩而力疲不能兼營別業除州縣役而外必使其兼營別業者以事少而又多班替換也州縣之役皆各鄉分送到城除州縣役而外皆城市人充之原易兼營別業也凡屬書吏其品高於衙役而任尤較重今設鄉官俾於各鄉中擇其文藝清順屢次取覆未得人洋品格端謹不至十分貧困者每鄉或二三人或一二人具印結稟之長官長官考試錄取其取中者本地方各房用二人一正一副名爲分科清慎司使舊日經承熟練文書規格者協贊一年如舊經承有所隱瞞則稟官責懲之凡分科州縣者舉舊日書吏需索積弊一概掃除又州縣各酌送三四人於本府酌送一二人於本道酌送一人於各督撫藩臬以備分房任用名爲分曹清正司俾舊經承協贊二年如有隱瞞重責之凡在督撫藩臬道府分司者除辦給分司外仍統管本州縣一切事宜別屬人所司已辦完成仍歸之此一人使發文本屬凡分曹各上司衙門者舉舊日需索州縣地方積弊一概掃除分科分曹等司如有再蹈前轍州縣官及各上司未及糾察者鄉官易於核實率眾具稟革退從重



擬罪號爲惡人勒令移居別屬其分司皆限以六年爲滿至舉新司者到房必爲指授清楚一二年後乃許交代回鄉交代之年則不給祿如果勤公無弊則合屬鄉官呈明州縣以申文各上憲給匾旌獎一顏之曰清慎分司一顏之曰清正分司又給以頂帶榮身凡庶人在官者之祿以歲豐計之州縣三班役歲給銀約二十四兩州縣分科及各大衙門分曹歲給銀約三十二兩其祿所自出則做井田之義取於各州縣鄉中凡有地丁銀一兩者除交納官銀及火耗額數外令酌歲豐則每兩加七分歲歉加五分大歉至蠲免官銀亦限出三分通計合屬所出之數若干按合屬所保舉分司及三班役名數分給之定爲春秋兩季給領春則分司領十兩役領七兩秋末則多寡不等視歲之高下每領銀期前必各取具鄉官印結州縣按領分包結發隨付一印紙以勗之曰斯物實爾鄉衆脂膏爾等宜各發天良奉公守法毋得照舊習需索又皆爲鄉所保舉不比從前無賴之徒果効公勤終有賞給如少萌不肖索賄百錢則擬杖至千則擬徒終身不得居本鄉矣尙其慎旃或謂

以吏役之衣食而取之平民似乎貽害於民而涉加賦之嫌愚曰從前吏役害人實甚亦出於不得已今有祿以給則頓變舊習視從前騷擾百端因風起火有小事則使人典衣賣粟有大事則使人傾家敗產甚至玷污名節逼傷性命並舉光明正大之美事亦爲其所駁置孰延其順利固不可以倍蓰什伯計也何得謂之貽害又進退在鄉勸懲在鄉使其必爲善以護其鄉較之養兵衛民尤爲切近又何得以加賦疑也况舊日於正供之外實多徵求錢糧則每兩官索一二錢不等至浮收糴米則交糴米一石最少者亦官索錢一千民皆俯首聽命但不於詞訟使錢者即稱好官今設鄉官使不得仍舊橫征則茲之所加但需其所省三四分之一耳京師衙役官易制之書吏則狡猾百端雖好官不能盡制且有不欲盡制者其由有三一在於藉口無祿一在於人本不自愛一在於熟習多年私相授受其變幻使人莫測所謂事久則生變物老則爲精也其藉口無祿亦猶外省書吏其不自愛則較外省更甚以其有攜妻子離鄉數千里外者苟可多得銀兩雖棄其首領亦不恤



至於熟習變幻併官司亦閒有爲其欺罔誣陷故其漁利大半屬官之利而官已伏難清廉之根矣今擬使外省各州縣於廩增生外選其附學生之心地明白人品端方寫字敏捷二人鄉場未經中式親老家貧宜爲祿仕者大州縣舉二人中小州縣舉一人本州縣據教官及鄉官保結辦理文書俾親賚投送於本省人在京官至六品以上者同鄉官卽具印結併其原賚文投於禮部禮部分撥各衙門以司舊日書吏之事而易書辦名色稱爲在京効力官使舊日經承一一交代明白而協

贊之協贊三年卽爲議敘毋許留衙舊經承例有飯銀及紙筆費者仍照數給與効力官又每歲其本地合屬鄉官於其各鄉公所義庫內公爲給養親銀十二兩盤費銀二十兩俾得効力三年以微員議敘議敘後仍著留衙一年以教新任事者不給以祿其在京効力仍熟習詩書願應鄉試者本衙門送其順天鄉試此則首善之地在衙給事者皆有身家知自愛之人兼之可以得官可以上進自必謹慎不敢作弊又限以年分不得久於其所至成奸猾老吏則從前種種積弊可以盡除也

而以微員議敘則雖微員亦由學校出身自克砥礪廉隅有益風化矣又爲示戒曰効力官係本鄉義銀給以養親及自費俾得成名如仍有書吏氣習少爲需索者必議以重罪其身及子孫不容再入本籍居住

第八十五僧道在廟限以數數毋使多尤戒多置財產而釋老門庭其徒先爲杜奸淫之漸乃可以推原正道歧途自釋老之徒漸熾而三教分峙闢釋老原正道者代不乏人其文炳於日星士林傳誦愚不容以贅詞而特舉其大爲民害者言之姑思所以位置之其大爲民

害者何也僧道名爲釋老之徒而實則釋老之罪人其循謹守規者百不得一而淫酗恣肆則不可勝述前代且勿論外省且勿論乾隆初有京師法和尙之奸淫近又有法華寺之案蓋僧道雞姦其徒十有七八人所共知其徒亦苦受之而終自蹈之此輩本少人道而其僅免飢寒則不得不捏扮一守規模樣衣食少豐則雇一老善友使焚香撞鐘掃寺院而日高二丈猶自安卧不起起則謀飲酒食肉以遊於市井繁華之地以交於游手滋事之徒而併謀奔走承順於權貴勢利



顯赫之門絕不計神聖爲何像經卷爲何物清規爲何  
戒因之寺院中正人絕跡其所日夜聚會詆譖率城市  
鄉村無賴之輩謀資其利爲之導引以嫖賭甚至用計  
設騙良人子女使入匪流而僧道所不能作祟者又有  
尼姑爲引線以恣其淫慾雖鄉衆共惡之而有無賴之  
徒爲其護身符則衆莫敢言至事情覺發而用利以打  
點衙門衙門不通又必求情於權貴仍自安然在廟怙  
惡不悛此人心風俗之大害也卽謂僧道各設以官使  
糾察之而僧道官皆營通賄賂以得之者其作惡更甚  
何能糾其同道以一二正氣僧道而得官者未之有也  
今設鄉官令於各城古鄉村寺院內僧道其年少壯者  
概使還俗卽至四十餘歲雖有惡跡者亦勒令還俗其  
年甚少還俗而無所依着者卽使其本鄉鄉官於義田  
中酌養之至十三歲使自擇生理惟年甚老者留之卽  
年不甚老而苦志修行毫無匪跡者留之總之一廟限  
以一人多至二人其舊日僧道無可留者則舉寺中財  
產全入爲義田義學之資再不許請入僧道其留於廟  
中者每僧道限以田八畝水田則止四畝使其種地灌

園或收租以度日其舊無地而收房租以爲養者每名限以月給租錢一千二百文餘皆歸之義田義學即開有不給其果苦志修行亦易化緣於鄉鄉官勸衆必不使其失所也其舊有廟院不係一二鄉所管皆本住持募化十方其廟中有多至數十人及百餘人者房租田地實多又間有本銀作貿易之計則可留其年老者五六人及八九人餘皆還俗而寺中所有財產則留四分之一以養留者取其三分以歸之義田義學其素係僧道傳教地清規極嚴毫不作弊者則姑仍其舊以視後日何如至尼姑道姑則舉其年三十六以下凡可生育者皆嫁之其年甚幼還俗無所依着則暫令庵中撫養至十歲鄉官爲酌可嫁者使其先養之而庵中所有財產則依舊聽留於庵中者管業不得照僧道限制之例但禁與僧道接禮併不許出入於各鄉人家之門有違則鄉官逐之出庵凡僧尼道士既限以數則有子者不許送爲僧道凡非石女不得送爲尼如有私買少男少女作徒者鄉官逐之其僧尼道士病故者鄉官爲具棺葬之



第八十六樂戶妓女可勒令從良不致敗壞風俗樂戶  
中有一種最下人其所生之女並不出嫁使習妓樂以  
養其父母甚至買良家子女使爲妓接客地方官姑置  
勿論謂其由來已久而吏役及地方土棍又多爲護符  
時作引線致富貴子弟敗喪身家此風俗之大害也今  
設鄉官查其鄉中如舊有無良無恥之樂戶則舉其所  
生女及買養者逐名稟官勒令從良責懲樂戶永爲禁  
止則不惟女流得出苦海而於人心風俗實大有裨益  
矣

第八十七年少優伶可急勸改正毋令傳染子孫凡爲  
優伶者本身已屬下流如有攜其子孫出外演戲甚至  
帶其十數歲之女子學演女劬斗並爲跑馬援繩之戲  
飾其鄉官禁之不聽則稟官重懲又或本鄉有人領大  
戲領小班招來外鄉幼童男女打演者鄉官稽之速使  
送回本籍移知其鄉官申飭如領戲人不聽則治以霸  
占良人子女之罪

第八十八幕賓必得鄉官保結而尤重戒上司保送幕  
賓管刑名錢穀官府待之本厚其聘金有數百金千餘

金者此輩自幼惟學此術心地多不端正官府待之稍不如意則故作糊塗債事甚至被其陷害大妨考成而彼早托故遠颺矣雖責任全係官長而作孽多由此輩此不可不思所以懲之也今設鄉官其鄉之出外作幕者必令幕賓本官報明上司移知幕賓本籍之官飭令其本鄉官具明印結備悉原委回覆倘有詭弊不得脫身無事又幕賓多因上司之幕賓緣求上司保送於州縣州縣應允則藉上司之命以作威貪索州縣不應允則上司幕賓必屢駁州縣文書使作難而有妨於考成此上司保送不可不禁也

第八十九長隨當宅門要路由鄉官申其履歷而大吏總不許徇情薦人幕賓猶間有賢者至長隨則盡屬游民正途人不肯爲乃專靠公門謀利率詭名託姓以備後日有事脫逃俗謂之無根草今設鄉官凡其鄉之在外充長隨者如當要路必移文其本籍令鄉官詳明履歷以回覆

第九十文武官員免受猾吏顛倒因一官而累債千百早伏貪墨之根八十四條內擬以京師部院文史特加



定縣志元 卷三  
慎選別立名色使皆自愛又不致事久生變幻則多方  
舞弊以索官員銀兩者息矣

第九十一督撫司道得悉兆姓情形隔千里而如視目  
前易施撫恤之術以上各條利則興害則除實謀養實  
謀教官喜民順民樂官清則大吏之施治自易又易大  
衙門書吏爲分曹清正司使各屬鄉官皆保舉則各州  
縣風土人情尤可以備顧問雖大吏不異親民之官也  
第九十二相親相愛相敬相讓鄉官爲之聯其誼

條以下至此教養之大本已立而猶慮澤有難洽化不  
能周也又令鄉官於每歲春秋二社糾眾以鄉禮合歡  
特爲宣示明條曰凡我鄉眾處常之禮有四一在於相  
親同甲同牌遇吉凶皆通弔賀但不許以貨財爲禮惟  
舊有禮往者仍之一在於相愛凡屬同鄉善則相勸使  
之成惡則相規使之止善必爲揚惡必爲隱只嚴教自  
己子弟莫說鄉人子弟之非可以勸鄉人子弟亦如教  
自己子弟之切一在於相敬敬人之父儼如己之父敬  
人之兄儼如己之兄矢口則莫犯其名諱舉步則不敢

以凌躐卽世齒相同者亦稱字而不名一在於相讓耕讓畔行讓路出言不敢逞才辦之能共事不少涉矜張之氣信能行此四者乃見吾鄉大有人也愚等實崇禮之又遇急之禮有四一在於相恤凡屬同甲同牌疾病則問之爲謀可痊愈死喪則哀之爲代其經營偶有意外禍患則急奔走之而思爲曲護其身家性命一在於相周偶無所資則濟其口用之乏偶無所事則籌其生理之方用全其父母妻子之養亦保其禮義廉恥之防一在於相救凡同牌比牌三十家每於水火盜賊爭鬪之偶萌則因切近而急爲援不可少有遲延至田野稼穡約束相連數十家按地畝多寡輪流值日守望誤值則有罰有遺失則計所失之數罰一在於相葬葬大事也同牌皆助力而有貧不能葬者則甲長率各牌頭酌每戶之豐約各爲助以財信能行此四者乃見吾鄉有仁風也非惟愚等心喜亦公等所樂爲焉

第九十四父子親夫婦順兄弟和而門內之倫以正治本在明倫敦倫先門內設立鄉官已備舉爲養爲教之條而尤舉古人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事蹟各



爲編綴詩詞明白簡易使人人通曉每歲正月元日戶  
合一紙令懸貼於庭內則兒女燈前話言皆談大義而  
齊家庶易矣

第九十五老思安友思信少思懷而名教之樂最真老  
友少盡乎天下之人安信懷盡乎生人之理此卽大學  
孝弟慈之經也老老所以廣孝思信友則以待兄弟者  
待朋友所謂民吾同胞也聖人言朋友實以廣弟長之  
義至大學言恤孤以少孤者尤急宜懷故曰恤而聖人  
總言懷少自包得恤孤之意斯三者自聖人言之則彌

天際地浹髓淪肌此理談何容易而就人人言之則無  
一人可離無一時可離置此不講焉有所謂人道也且  
聖人所以異於人者道德大運化神原自不可端倪而  
味聖人之言以謀治平之事但從乎實切近之地逐一  
計算自於天理得其通於人情得其安於聖人所言豁  
然有醒悟處猶治屋者必先實備得磚瓦土石金木等  
物使其長短大小皆足於用然後謀位置立間架備垣  
墉次第以圖厥功如不實備物料而曰吾欲起造何屋  
此好大之空言也蓋聖人所不能學者神化也聖人之

言必宜思其原委者實事也雖不能洞悉聖人之原委而惟於平實切近之地安排布置不敢少違乎天理人情乃可以讀聖人之書而不致爲絲毫無用之人也以上九十餘條籌畫治道爲養爲教非一術而總思以聖人三語插之三者亦必詳明實事俾鄉官奉行焉老何以安在行文王養老之政樹桑勸蠶帛有所自出而又戒一家非老者不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肉有所自出而又戒一家非老者不食肉教妻訓子孝義使之明而無間於晨昏省視無避夫涕洟唾穢此實使各家老其老又每於春秋二社鄉官擇里中齒最高行無疵者三人鄉官執爵侍坐又擇里中能孝親者三人得以奉爵稱壽爲榮此鄉官教民以孝之道也友何以信在先於年少者使時凜聖人弟子之訓蓋孝弟謹信愛眾親仁乃誠身之要誠身而自克信於朋友朋友爲異姓兄弟真能悌弟者未有不信於友也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真能盡孝者未有不爲朋友所孚也謹早非法不敢行信早非法不敢言愛眾早恩結同羣親仁早親師取友至盛壯而不可與共道德功名以永白首之盟者



未之有也鄉官飭義學師及各家父師爲大書弟子訓時爲講明時爲糾察而鄉官閭里往來或遇少年有不循謹好誑言者卽命其父師嚴責之又每於春秋二社擇里中年少若老成者一二人盛壯有義氣能取信於朋友者一二人俾得與執爵年高之席此教民以信之道也少何以懷在先行大學恤孤之經無告窮民有四而孤尤幼而失怙最可哀憐人皆憫之鄉官於里中孤兒特加省視撫畜併率其本族本宗同甲同牌調護之又每於春秋二社執爵高年之席少孤亦得與之人見

少孤者之成立如此其難鄉官恤之如此其鄭重而於其所生則必倍加慎也顧鄉民多無知識鄉官又必通諭以懷少之道曰小兒貪口食過飽則爲病不時則致疾小兒乃純陽不寒則適宜過暖則生災凡於少者慎毋姑息以爲養小兒性天未漓早爲正教則易入聖賢之途小兒嗜欲日開任其不謹則必陷狂夫之路凡於少者慎毋姑息以爲教斯三者皆鄉官所有事而俾民自少至壯以及於老悉得其宜也又倣門內三倫舉教孝教信教慈編綴詩歌使人人易曉刻爲印板每歲正

月按戶口男子自十二歲以上人給一紙編成號簿至  
來歲正月給新換舊如失舊紙則議罰若能熟誦其詞  
則免之此與門內三倫皆做放勲振德之命與大禹九  
歌之勸也

第九十六用足而民以仁教善而民斯喻乃可云道之  
以禮 缺

第九十七名美而羣相慕直舉而枉自遠此所謂動之  
以天 缺

第九十八兵可以足何至有侵吞額糧之弊 缺

第九十九刑可以措何取於鈎索隱情之才 缺

第一百陰陽以和風雨以節而天地之位育正 缺

第一百一鳥獸育魚鼈成草木茂萬物之生皆遂信能行  
此百條則人事宜天心順自得洪範休徵之符而尤必  
有輔相物宜之道焉不覆巢不殺胎不取卵不搜子害  
鳥獸之事皆有禁違禁則鄉官罰之而鳥獸得以育也  
魚不滿尺戒入市鼈不足斤戒入市小澤禁引取之乾  
涸池禁數罟之人此魚鼈得以成也斧斤以時入山林  
嚴爲限制火燒蔓延議必加罰此草木得以茂也里中



有手不折新枝足不履昆蟲開籠放鳥使飛揚翼足或傷爲喂養鄉官卽旌之曰仁人

第百二人樂急公而正供早輸無煩催比普天頌

一人有慶蓋家給人足禮義成風鄉官第令糧總報明其鄉某戶有糧石若干編爲一冊鄉官酌其緩急分上中下三等定爲三限交納自早清結况人賴有鄉官統領吏役不得需索自皆莫不樂從也又何有嚴刑催比之勞哉

第百三人思愛上而真情自獻各願稱觥率土頌萬壽無疆豳風所咏此日當實有情景以與民同好惡而實爲民之父母不比後代鋪張揚厲之詞此周所以特永祚也信能行此則民情大可見而事君如事父母又有鄉官統領雖草野輸誠無異官班之稽拜矣

第百四藩司蠹書不復入公門以成巨富

缺

第百五臬司惡役不復因定案以苦原差

缺

第百六州縣免大愆四重惟其悉絕夫侵漁之病果能爲民父母鄉官斷不坐視其困乏

缺

第百七教官恥素餐二字則必思盡夫教訓之方果能

爲人師長鄉官自必相率而敬禮

缺

第百八學使可七污胥洗

缺

第百九金吾可六惡胥除

缺

第百十大臣法小臣廉各員京官何至垂涎外任

缺

第百十一一州郡一縣邑鄉官俾得陳利害天子時如親見斯民

缺

第百十二爲士知名節爲重恐有文無行致不齒鄉閭

缺

第百十三居官知致富爲羞恐多金歸里難見面父老

缺

### 保泰條目疏下

第一司衡嚴選舉以贊教養是官也長官於鄉老中俾公舉三人以任之按年考行忠孝節烈

第二司均勸樂輸以均貧富庶人在官給祿無猾吏

第三司戶掌地冊民籍俾紀其數審地利責民數也編行保甲假稱清白稽長隨

第四司賓掌鄉飲賓興俾肅其儀重大典也

第五農正辨土宜時宜之穀民以穀爲天也



第六水正審水利水害之源旱則司祈雨修溝洫稽渠長

第七火正因國火之變以救時疾久雨司祈晴放火燒山林者則罰之

第八木正專山林之守以護成材大林之外採樵不禁第九司稼使業農盡力而地利無遺耕耘收穫不及時者罰之田間多草者罰之務廣而荒糞不足用者罰之第十司場爲教圃謹詳而物產彌阜瓜果時食足於用嘉蔬美材足於用

第十一司蠶掌養蠶爲給耆老之衣教之樹桑課其繭絲譏紡車

第十二司樹掌種樹爲裕子孫之計平地多材木則山林得以休息矣地不宜穀者則樹之溝渠之界則樹之第十三迎祥氏奉命冢宰五運各有歲穀之宜九州不無水旱之異察識陰陽早爲綢繆其戒備免捏報豐年第十四旋羅氏翊教司空貧寡嘿有拯救之權淫盜隱有轉移之漸度地居民實能幹旋其山川第十五洋師修陂池俾魚鼈之食可足

第十六林師諭山野俾鳥獸之生咸若

第十七市正通貨賄貿易之宜使不得狡猾以逞平鹽  
商經牙用暗折

第十八調正尙解紛排難之義使不得仇怨相尋

第十九酒正掌酒禁酒儀

第二十泉正掌賭禁賭罰

第二十一司關掌恤過往商旅併除稽留勒索之弊拉  
車馬稅行人

第二十二司塗掌修橋梁道路併稽茶亭客店之事種  
樹表道路分男女由徑必禁

第二十三司攝飭巡夜尤嚴查異言異服之人察逃亡  
遠遊僧道

第二十四司捕稽盜賊必實報明火明劫之事盛壯丁  
男擾商賈竊農圃

第二十五司策警游惰閒坐閒行談笑街市則諭以本  
鄉本族本甲之恥而責其遁爲計

第二十六司拯憫艱難一夫一婦乞丐鄰村則告以本  
鄉本族本甲之恥而責其曲爲全



第二十七土正以平田宅之違言核實地畝稽荒田限  
民命田墳禁芻蕘

第二十八金正以息錢債之相角

第二十九醫正司性命之權

第三十媒正息婚姻之訟妓女從良

第三十一司保掌濟貧民

第三十二司全掌惠窮民

第三十三司儉以防民奢民淫禁燒錫節烟酒雕文錦  
繡婚嫁喪葬區其節

第三十四司茶以給官役官用稽駟站辦差夫馬官衙  
費用行戶鄉戶壓請富戶打樂輸借貸商人徵米收銀  
常平倉

第三十五司節戒盡利以遺民

第三十六司閑禁用術以欺民訟棍遠遊僧道賣假藥  
春方耍異方弄猴熊

第三十七司順以教養老敬兄

第三十八司和以教慈恤孤瘞嬰屍戒溺女

第三十九司信諭以篤交情

第四十司義諭以廣恩情護僵屍及迷失子女路遺財物旌仗義輸財義田義學事宜外來男女貧民窮民並卑男賤女助改行竊賊初犯

第四十一司睦婣以聯同姓異姓立宗正修宗譜

第四十二司廉讓以化貪心爭心禁烏鎗小刀圖積利折禁小押

第四十三司範懲邪教妖言之兆賣淫曲土豪作威

第四十四司糾回頑夫梗化之心禁海洋盜匪市井割裂裁演劇賣藝婦女禁入廟僧道違尼姑

第四十五司祀毀淫祠奉正神誠享概以木主不必再塑像畫形

第四十六司同重祈賽報功德同社乃爲義舉不可分

一神二廟

第四十七司盟約以絕疑貳之端

第四十八司馴伏以除鳥獸之害

第四十九司技教武藝之精

第五十司練助兵戎之足習禦侮之能

第五十一司射較學士張弧而丈夫多經文緯武之具



第五十二司工督百工精藝而官府絕奸徒作弊之端  
第五十三司會計者總各鄉公社出入之數

第五十四司典籍者備各學儒生淹博之資

第五十五司禮先謹於飲食男女之際而防微杜漸定  
其程然後質文多少酌之中行冠禮備婚禮男正宮女  
正容殊服色異衣冠

第五十六司樂必探夫律呂聲氣之元而陽唱陰和得  
其平尤於鄭衛淫靡戒其亂焉

第五十七詩正掌歌詩實有移風易俗之神而優童舞  
女必嚴禁

第五十八書正掌說書乃得醒愚警頑之要而演戲小  
班可盡除

第五十九儒正定八賢之議孝友睦婣任恤廉正遍示  
通都

第六十文正揚四端之行孝子忠臣烈女節婦用光邑  
乘

第六十一司貯掌藏富於各鄉則捐例可永世不開惟  
在食之寡而用之舒

第六十二司巡掌分課於坐商則關權可到處皆去尙  
須酌地宜而薄稅額

第六十三通人掌黃河歸故道賈生之上策確可行但  
必須以年月

第六十四柔人掌航海到中華遠人之貿易多爲恤

謹按保泰條目疏據梅村雜集所選可稱美者僅九  
十三條而可稱善者六十四條雲溪雜錄所選可稱  
美者一百一十三條內有二十條僅存其首數語未  
見推本原窮究竟籌設施計成效之言其詳者亦止

九十三條至可稱善者則五十一條每條亦止數語  
不詳與梅村集同皆與保泰提綱中所云不符且其  
中亦不免訛字疑義文獻不足從古爲慨於今猶信  
竊意先生之言曰草稿數易時自考課或者已定之  
章既已失傳諸選本其採未定之草稿乎然先生固  
曰倘有大人先生逐條詳核教以不逮則愚幸甚實  
天下蒼生幸甚後有作者自不難鑒定也茲則不敢  
妄爲加損亦惟效疑以傳疑信以傳信之意而已矣



定襄縣補志卷之十二終

